

尚書詳解

三





尙書詳解

(三)

夏僕撰

尙書詳解卷十一

湯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此篇成湯勝夏而歸。至于亳邑。四方畢朝新君。故湯誕誥其衆。以伐夏之意。所以正始也。黜。廢也。謂廢其命。使不得復承大統也。此蓋敘書者推原湯所以作誥之意。謂既勝夏。黜廢其命。而已爲天子。復至于新都亳邑。故作湯誥。以誕告萬方。故其序所以言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林少穎謂湯勝夏命而廢之。武王勝商。而武成不言黜。及殺武庚。封微子于宋。然後言黜殷命者。蓋湯之伐桀。桀奔而竄南巢。湯既因而不追。以全君臣之義。故既勝夏。卽黜其命。而不復爲之立後。于其所都之國。至武王牧野之戰。前徒倒戈。而紂見殺。既違武王本意。故封武庚于殷。故都。使嗣宗廟。因而不改。亦所以存君臣之義。及武庚作亂。自絕于周。然後黜殷命。而立微子于宋。不復居殷都。此說是也。林少穎又謂此篇與武成一同。皆武功既成。布維新之命也。然武成本于敘事。故自王來自商。至于周。皆先敘其事之曲折。然後告以弔民伐罪之意。其敘事則詳。而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則首尾不甚備。此篇既載其所以告諸侯之言。又載其作誥之意。首尾甚備。其敘事則略。體雖不同。而其辭則皆是始居大位而告諸侯以正始也。皆可以互見也。此說極然。胡益之不知察此。乃謂湯滅夏。告萬方。武王滅商。不告者。蓋伐桀本以

毫衆諸侯無會者。故不得不告。武王伐紂。友邦冢君無不會者。以伐商之意。旣稔聞矣。何所用誥。此蓋弗深察之過也。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此又作書者言湯所以作誥之意也。蓋湯旣克夏。自彼而歸。至于所都亳邑。萬方諸侯畢朝新服。故湯于是作誥以誕告之。使知吾之伐夏。非吾之私。乃天意也。自王曰以下。卽湯作誥之辭也。嗟。歎辭也。歎而後言。重其言也。重其言。所以使萬方有衆。明聽其告。而不敢忽也。然湯之作誥。必首言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者。蓋湯言桀之暴虐失民。以亡天下。故必推本乎上天所以立君。又民之意。以見桀之所爲。不合乎天心。而天絕之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言惟皇上帝。猶言惟至大之天命。若召誥言皇上帝也。衷者。善之本。于固有者也。陳少南曰。衷。裏也。藏于裏。卽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者也。若旣發。則見于表矣。蓋天之于民。皆降以衷。然不能保其不失其常性。故爲之立君者。非徒尊也。將使順斯民之性。而安其所謂道也。故能順其性。而安其道。則足以爲君矣。不然。則違天。違天。則天必絕之矣。湯之言此。蓋所以繩桀之罪。見其不能順常性。而綏厥猷。故不足以爲君也。旣言若恆性。又言綏厥猷者。蓋率性之謂道。能順其性。則能安其道。不能順其性。則悖理傷道。安能綏厥猷哉。林少穎謂。詳攷此篇所告。首尾本末。與仲虺所言相爲表裏。湯之此言。蓋發于仲

虺者也。故張諫議曰：湯旣勝桀，以有天下，而慙德多焉。故仲虺作誥于前，以明天之所以命湯爲君者；凡以民之有欲而俾之乂也。故其書但言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湯又自誥于後，以明天之所以命予爲君者。凡以民之有道而俾之綏也。故其書至言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是以二誥之辭相爲表裏。然後湯之慙德可以已。此說是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

湯上旣言天之命君，將使之順民性而安其道。故此遂言桀之暴虐，非特不能順其性而安其道，而乃至荼毒以害萬邦之民也。蓋夏王滅己之德，放僻邪侈，喪其良心，則在我者且不能自善，何以若民性而安其道哉？推原夏王自滅其德，喪其良心，則其胸中無復有不忍人之意，肆爲威暴，以布其虐政于萬方之百姓。萬方百姓罹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故並稱冤以告于天地神祇。謂我無有辜罪，而乃受此虐害也。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困倦怠，則未嘗不呼天，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今桀之民皆苦于虐政，是宜其並告無辜于天地，所以告者，冀其拯己也。

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湯旣言桀暴虐如此，汝萬方並告無辜于天地，故此遂言天降罰于夏之意也。蓋天之恆道，于有善者則福之，于淫亂者則禍之。桀旣虐民如此，故天于是降其災異不祥之事，以彰顯有夏之罪。惟天之降

罰于夏者。其寓事彰顯如此。故湯遂謂我小子。于是奉將上天所命之明威。討桀之罪。不敢肆赦。蓋謂今日之事。乃奉天威以誅有罪。非私意也。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何以知明威而將之。孟子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今天降災于夏。是亦事示之而已。故湯所以因是知天命所在。遂行討桀也。湯既天命命所在。然又未敢自尊。于是又用元牡以昭告于上天神后。請加罪于有夏。上天蓋上帝也。神后蓋后土皇地祇也。元牡乃黑色之牲也。必言牡者。蓋牲必用牡。不用牝也。正義謂商人尙白。牲用白。今言元牡。夏人尙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林少穎謂不然。此元牡但是一時所用告祭天地之牲。不因色以求義。如謂湯用元未變夏禮。則魯頌言白牡駢剛。豈亦未變商禮乎。此說是也。湯既用元牡告天地。請加罪于有夏矣。故于是遂求元聖之人。與之勉力爲此衆民請命于天。蓋民苦桀之虐政。命不可保。湯伐桀而拯民于塗炭。則民始有生全之望。是湯告天伐桀者。乃爲民請命也。元聖卽伊尹也。蓋湯之伐桀。實伊尹之助。孟子曰。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是湯伐夏救民之謀。實出于伊尹。故湯誓言伊尹相湯伐桀。此言聿求元聖。皆推本其謀之所自出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湯上旣言我與伊尹戮力爲爾衆民請命于天。故此遂言我請命于天。而上天果然信而有佑助下民。

之意。故鳴條之戰。桀知其罪。遂退伏遠屏。竄于南巢。故曰罪人黜伏。林少穎謂湯以桀爲罪人。武王以紂爲獨夫。蓋言其得罪于天人。則不復有人君之道也。湯旣言上天信有助民之惡。而非人夏桀。今已黜伏。故造物之福善禍淫。報應如響。無有僭差。賁然顯著。如草木然。民欲殖者。則天殖之。不欲殖者。則不殖。蓋湯者民所欲殖。而桀者民所不欲殖者也。漢孔氏乃謂賁飾也。言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其說迂回難曉。不如蘇氏謂天命視民所與則殖之。所不與則斲之。若草木然。民所殖則生。不殖則死也。湯旣言天命固如此。然又未敢以必可信。故又言俾予一人輯甯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者。蓋謂天雖可信。我亦豈敢恃哉。故雖曰使我一人安輯爾萬方有衆之邦家。然我未知其不能不得罪于天與夫民也。故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惟湯恐得罪于上下。故惴惴然內懷危懼。若將隕墜于深淵之中。言雖得天下。而心常以獲戾天民爲憂。不敢以位爲樂也。林少穎謂湯旣伐桀。恐來世爲口實。則當其始履天下之尊。而朝諸侯。甯無慙乎。故其慄慄危懼。乃出于中心之誠然者。而漢孔氏乃爲謙以來衆心。王氏則謂湯始伐桀。不恤衆言。告以必往無所疑。天下旣定。乃慄慄危懼者。蓋有爲之初。衆人危疑。果斷所以濟功。無事之後。衆人豫怠。儆戒所以居業。使湯于事未濟。則期以果斷濟功。事已濟。則期以儆戒居業。果如是。湯之慄慄危懼。皆非出于中心之自然。况湯雖伐罪救民。然驅民于鋒鏑。豈得全無恐懼之意。及無事而後懼哉。如以爲有事之時不可以懼。則武王泰誓言夙夜祇懼。則有事之時已懼矣。故知湯之危懼。非至是而後有也。自與師于亳。已懼不克濟矣。至于旣踐天

子位則尤不遑甯處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尙克時忱。乃亦有終。

湯上既言以履大寶。慄慄危懼如此。故此遂告我所爲造邦之諸侯。與之更始。使之曉然知上之德意也。謂我今日始新造爾衆邦。誠欲爾衆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從如惟耽樂之從同。蓋無從非常法者。卽如康功田功之卽。蓋慢遊而至于過者。亦不可就也。惟欲爾衆各守常法。以承天休而已。蓋諸侯之職。能制節謹度。則滿而不溢。可以長守富貴。長守富貴。豈非所謂承天休乎。湯旣戒諸侯。使去匪彝愆淫之失。而守常典。以承天休。故又言爾誠能如我所言。力而行之。至于有善可稱。則我當度德定位。量能授官。與共天位。與治天職。弗敢掩爾善矣。爾有善。我旣不敢蔽。若我自有罪。罪在我身。我亦不敢自赦。其簡別而在察者。又在乎上帝之心。湯言此。蓋人有善惡。人君固賞罰之。汝不可謂人君有不善。無人可誰何者。雖無人可奈何。而上有天焉。我豈可不畏哉。湯旣言人君有不善。天必誅之。故此又言人君所以有罪。非必人君一身自有可指之罪。苟爾萬方有罪。則罪亦在我身。蓋天之立君。欲其若恆性而綏厥猷。苟萬方有罪。則是人君若之綏之者不至。故其罪在人君。若夫人君自不能盡君道。而上得罪于天。則其罪又在一人。自當不及爾萬方矣。湯此言又所以深明爲君之尤難也。湯旣言爲君之難如此。故又嗟嘆而言曰。爾萬方有衆。尙庶幾以我此言爲可信。而無從匪彝。無卽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則非特我國家社稷可保其有終而汝亦可以終享其安榮之福也。故終之曰尙克時忱。乃亦有終。咎單作明居。

此又明居之序也。經亡無所附。其本篇正次于湯誥之下。故孔氏以附于此篇之末。咎單必臣名也。謂明居之篇乃咎單所作也。正義百篇之序。此類有四。周公作無逸。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與此篇直言所作之人。不言所作之意。以經文分明。故略之。此說是也。但漢孔氏乃以意度此篇。謂咎單作明居者。咎單。臣名。主土地之官。作書明居民之法。故其書曰明居。此亦因字而求義。經亡而意度之也。未敢以爲然矣。

伊訓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此篇蓋太甲初卽位。伊尹告以乃祖成湯之成德。故作是書也。謂之訓者。以其有諄諄儆戒之意也。此篇之序。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說者多疑之。其所以疑者。蓋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太史公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卽位二年而崩。後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卽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是湯之後立。外丙仲壬二世。而後太甲立。今此序乃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似類夫太甲卽繼成湯之後。無有外丙仲壬二世者。所言不同如此。故說者多疑之。漢孔氏則謂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湯崩。太

甲立卽稱元年。唐孔氏亦謂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湯沒太甲代立。卽其年稱元年。殷本紀與此不同者。必妄也。據二孔此說。則謂湯沒卽立太甲。無有外丙仲壬之說。非特史記爲妄。而孟子之言亦不可信。至程氏則又欲附會孟子之言。乃謂湯崩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陳少南推其說。按河南邵氏皇極經世書。敘堯卽位以甲辰。至本朝嘉祐歷譜。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不聞有外丙仲壬。太史不知孟子之意。所謂二年四年者。蓋謂湯崩太丁卒。欲立外丙。而外丙生纔二歲。欲立仲壬。而仲壬生纔四歲。太丁二弟皆幼。故捨親親而立太甲。據程陳二者之說。則亦湯後不曾立外丙仲壬。孟子所謂二年四年。是年齒也。不爲卽位之年數。其說亦無異于孔氏。惟林少穎引蘇氏之說爲可信。蘇氏謂太史公按世本。成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太甲立。其迹明甚。安國據經臆度。謂湯沒而太甲立。初無二帝。豈有此理。其序所以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者。非謂湯崩在太甲元年也。蓋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孔子序書以湯爲首耳。商道親親。兄死弟及。若湯崩舍外丙仲壬而立太甲。則非親親矣。據蘇氏此說。則此湯後實有外丙仲壬二君。此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乃序書者推原伊尹作書之意。謂湯沒後。太甲卽位之始。伊尹稱湯成德以作訓。故言成湯既沒。卽繼以太甲元年。非謂湯崩之年卽太甲之元年也。此說極有理。故少穎廣其說。謂殷人傳世。兄死弟立。若太丁死而有弟外丙仲壬。不應捨之而立太甲。此篇乃太甲卽位之日。伊尹奉之以祇見厥祖。因明言烈祖成德。以訓于王。故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蓋推本所以作書之意也。夫書序所以爲作書之意。而

已與史家記述之體不同。苟必以史家記述之體求之。謂此言成湯既沒。太甲元年爲湯沒而太甲立。則盤庚五遷之言。若不以意逆志。則是五遷皆在盤庚之世矣。故當以蘇氏孟子之言爲正。少穎此說極平正而有理。故特從之。若夫篇內言元祀。而序言元年者。唐孔氏謂商曰祀。周曰年。序以周世言之也。蓋孔子周人。序書以年言之。如太甲篇內言惟元祀十有二月朔。其序則言三年復歸于亳。又如說命亮陰三祀。而子張則言諒陰三年不言。蓋孔子序書。故從周稱年也。此書蓋湯死後。太甲卽位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三篇以告之。故言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今只伊訓尙存。餘二篇經秦火而亡。故名雖存而經則亡矣。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又作書者言伊尹作伊訓之意。謂太甲卽位元年十二月乙丑。伊尹將以卽位之事告于成湯。是時候甸之諸侯皆來奔喪。且欲近見新君。故伊尹祠于湯廟。而羣后皆從太甲往廟。時太甲宅憂不言。故百官皆總其己之職事。而惟冢宰之是聽。時伊尹受顧命。實爲冢宰。故卽廟而作書。陳乃祖之成德。以進戒于太甲。亦與諸侯正始。此伊訓之所以作也。故作書者其言如此。太甲時所居之喪。實仲壬之喪。蓋繼其後必爲之服。理當然也。漢孔氏既謂湯沒而太甲立。則太甲卽位之初。實居湯喪。故于此卽云湯崩。太甲逾月卽位。此所謂祠于先王者。乃奠殯而告。林少穎謂孔氏此說。攷之于禮。有所不合。夫古者喪在殯不祭。皆名爲奠。及既葬也。虞祔卒哭。始謂之祭。蓋于是始以鬼神事之。故祭則有主。有尸。而

奠則陳器而已。此經言祠而孔氏乃謂之奠。無是理也。抑又有不然者。使太甲果居湯喪。則其宅爨也。必在湯之殯宮。則其所從事于喪禮者。有小殯之奠。有大殯之奠。有朔奠。有朝奠。有夕奠。有薦新之奠。未嘗不在湯之殯。豈逾月遽祇見厥祖哉。以是知孔氏徒按經文于禮不合。未足述也。以經文攷之。則太甲實居仲壬之喪。計仲壬之崩。必在太甲元年之十一月。商制逾月卽位。卽以其年爲元年。不待逾年稱元祀。如周之制。故下篇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居于亳。是仲壬以元年十一月崩。至三年十二月卽得二十五日。故卽吉釋喪而冕服也。由是推之。則此言十二月乙丑。伊尹奉鬯。王祇見厥祖者。乃太甲居仲壬之喪。旣逾月。伊尹乃祭于湯廟。奉鬯。王以敬見其祖。故明言烈祖成德。旣以告太甲。且與諸侯正始。蓋禮之變。而以義起也。若康王旣受顧命。則以麻冕朝諸侯于應門之內。亦禮之變也。蘇氏徒見春秋所載天子諸侯皆逾年稱元。故謂此經言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太甲立之明年正月也。正月謂之十二月。殷之正月卽夏之十一月也。殷雖以建丑之正。猶以夏正數月。亦猶周公作爾雅。言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皆夏正也。又史記秦始皇三十一年。更名臘曰嘉平。夫臘必建丑之月。秦以十月爲正。則臘常用三月。而云十二月者。蓋古雖改正朔。猶以夏正爲正月也。此說不然。夫謂之改正朔。則已改正月。豈有餘月不改者。故在周時論陰陽之節。雖有以夏時爲言者。如七月之詩。與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之類。至于史官記載當時之事。則未有不以當時正朔數月者。如春秋春王正月。則周之正月也。春秋數月用周正。則此之十二月。蓋商之十二月。乃夏之十一月。蓋建子之月。

也。其秦以十二月改臘曰嘉平。漢書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以前歲首書冬十月。蓋是漢武太初元年改用夏正。史官追正月名耳。舊史未必然也。余謂少穎辨蘇氏以春秋所書乃孔子尊王。故以周正數之。周時數月實用夏正。今七月四月之詩可見矣。兼秦本紀言以十月爲歲首。則歲首但以十月爲之。則已非改十月爲正月也。但蘇氏解此必拘逾年之說。則不然。只是仲壬適在十一月崩。故太甲逾月以十二月卽位。不必如蘇氏之拘。則其義自通也。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甯。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自此以下。伊尹作書之言也。伊尹旣奉太甲以見成湯之廟。于是乃明言有功烈之祖成湯。所以艱難創業之成德。以訓告于王。所謂成德卽下文惟我商王以下是也。旣謂之明言烈祖之成德。而乃首言古有夏先后者。蓋欲見天下難保。夏之先后雖積功累仁如此。子孫一不率循。則亡不可支。而乃祖成湯興焉。蓋欲太甲知所鑒戒也。嗚呼。歎辭也。欲言夏王得天下之難而失之易也。欲嘆而言之。古有夏先后。自禹以下。自桀以上。皆是也。伊尹謂夏之先后聖賢繼作。以有天下。方懋行其德。兢兢業業。不敢自甯。上合于天。故無有天災。所謂無有天災者。謂山川鬼神皆安其居。而不爲妖不爲厲。鳥獸魚鼈各順其情。而不爲怪不爲孽。此所謂無有天災也。然夏之先后德雖如此。天之眷佑又如此。子孫夏桀一不能率乃祖之德。上天降災。以彰厥罪。雖承祖宗奕世積累之業。而卒爲天所棄。故假手于我有天命。

之成湯。使之弔民伐罪焉。假手者。蓋天之所棄。不能自行誅戮。必借手于人以誅之也。然天之假手于湯。使之伐夏者。亦豈私于湯哉。以桀自造可攻之罪于鳴條。故湯遂自亳往伐之。故曰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也。謂桀有可攻之理。故朕始自亳伐之也。書曰。我不爾動。自乃邑。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亦此意也。少穎謂伊尹之意。蓋以夏有天下。傳十餘世。三百餘年。方且爲上天所眷。至于鬼神咸安。微物自遂。宜若不可動者。然一爲桀之不率。則不旋踵而顛覆。况我商家肇造未久。苟使太甲不能以夏爲鑒。遂致不率成湯之德。有可攻之釁。則攻之者至矣。故伊尹旣言有夏所以失天下之易于前。又陳湯所以得天下之難于後。所以致其儆戒之意也。此說是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伊尹上旣言有夏子孫弗能率其德。而天命湯伐之。故此遂言湯伐桀之事也。聖武。猶所謂神武也。聖人義之德也。夫兵凶器也。戰危事也。爭逆德也。實天下不祥之事也。雖天下不祥之事。然湯之布昭聖武者。本不期于黷武。而乃在于以吾之至寬代夏之虐政。是故雖用武。而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所至之民。無不信而懷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伊尹旣言湯有寬仁之德。得兆民之允懷。遂至光有天下。故此下又言太甲嗣湯之位。不可不恐懼于卽位之初也。蓋朝廷天下之本也。人君朝廷之本也。始卽位。又人君之本也。卽位之始。能致其慎。則終無不慎矣。此伊尹所以言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也。然所謂罔

不在初者。亦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而已。蓋人君之治天下。將欲仁覆天下。豈必人人而愛之。人人而敬之哉。惟盡吾孝悌之心。立愛則不必徧愛也。惟愛吾親而已。愛吾親而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愛。以之立敬。則不必徧敬也。惟敬吾之長而已。敬吾長。則舉斯加彼。將無所不敬。惟其所立在此。而所愛所敬。乃及于彼。此其道所以始立于家邦。而終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所不及也。此又伊尹教太甲以守約施博之道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伊尹上既言成湯以神武創業。而太甲繼之。當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至此。又恐其未必勤而行之。故又言成湯自肇修人紀。以至于有萬邦。誠爲艱難。然雖艱難。成湯之心。猶不能自己。方且求哲人輔後嗣。制官刑。儆有位。而爲子孫無窮之計。湯盛德大業如此。且猶長慮卻顧。爲子孫計。不敢自安。則太甲爲其子孫。可不念哉。此又伊尹言此一節之意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人紀。人道之紀也。卽上所謂立愛立敬者是也。伊尹欲太甲立愛敬以治天下國家。故言先王成湯當修人紀之時。謂始立愛敬之時也。究其道。雖所守甚約。而所施則甚博。是故以從諫則不敢拂。言有過則改。不逆人言。以

先古之賢。則時若之言。凡有所動。皆順古人以行。而不自專。以居上則必明于御下。而盡其君民之大德。以爲下。則必忠于事上。而盡其事君之小心。蓋湯時爲諸侯。出就國。則居上。入朝桀。則爲下。湯于居上。爲下。盡道如此。則伐桀之事。亦湯之不得已也。然湯豈特如此而已。又且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焉。蓋聖人責己重。以周待人輕。以約。湯于與人。則不求其備。是以恕己之心。恕人而盡。待人輕。以約之道也。于檢察其身。則常若不及。是以責人之心。責己而盡。責己重。以周之道也。惟湯自肇修人紀。至于檢身若不及。所行如此之勤。故今日方有萬邦。而爲天下之君。則其事誠艱難也。然常人之情。旣以艱難于其始。則事旣遂。必有自足之心。而少肆其意。而湯則猶不能自己。方曰敷布廣求賢哲之人。列于庶位。俾之輔弼于爾後世子孫。旣得而用之。又恐所用之人不能盡戮力佐佑其子孫。故又制爲誅責有官君子之刑。以儆戒于有位之人。是成湯所以望爾後人者甚切矣。太甲雖欲不念。豈可得乎。所謂官刑。儆有位者。卽下文所謂三風十愆之事也。蓋湯以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室之中。而無有節度者。敢有沈湎于酒。而至狂歌無忌憚者。此二者。時謂之巫風。蓋巫以歌舞事神。故恆舞酣歌。所以爲巫風。言其恆歌恆舞。若巫覡然也。敢有以身殉貨。以身殉色者。殉從也。以身從之。知有貨色。而不知有身也。敢有恆于遊遨。恆于畋獵。恣意爲之。無有窮已。此四者。時謂之淫風。謂貨色畋遊。人所不可免。但不可淫過無度。今也殉貨色。常畋遊。是淫過無度。故謂之淫風。敢有侮聖人之言而不敬。逆拒忠直之人而不聽其言。疏遠耆老有德之人。而親比頑愚之小童。此四者。時謂之亂風。蓋聖人忠直耆德。

人所常親近而尊敬之。今乃簡忽而疏遠。頑童當斥而遠之。今乃昵比。是好人所惡。惡人所好。亂常越禮者也。故謂之亂風。此三節謂之風者。蓋爲之于上而下化之。若風之于物。鼓之于此而動之于彼也。湯既列言三風于上。故于下總之曰。凡此三風。總有十愆。蓋謂巫風二淫風亂風各四。是三風之中。其過失有十事。十事者。卿士有一在身。則必喪家。邦君有一在身。則必亡國。若爲人臣者。見人君有此愆。過而坐視不能匡正。則以墨刑刑之。成湯官刑嚴切如此。豈惟訓有官君子。雖童蒙之士。亦以此具訓之。具訓。謂詳以訓之也。酒誥言文王告教小子。則固以此訓之矣。伊尹言此。蓋謂先王艱難創業。猶不敢自安。方且廣求賢哲。輔爾後人。又恐所用之人。未必盡心輔弼。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子孫有過。人臣必諫。是伊尹所以勤勤進戒。亦先王責望之意也。薛氏謂墨刑亦重矣。臣下不匡而陷入重辟者。以國置臣。所以匡主。宜匡不匡。則有亡國敗家之道。坐視喪亡而不救。其可貸乎。此墨刑之施。所以未爲過也。

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伊尹上言成湯爲子孫計如此深遠。故于此又嗟歎言嗣王太甲爲湯子孫。當上思乃祖艱難之意。祇敬其身而念乃祖也。旣言祇厥身念哉。又言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者。謨。謀也。謂成湯爲爾子孫謀者。其規摹甚洋洋乎。其大惟規摹至大。未易跂及。而所以告教子孫之嘉言。則甚明白而易知。所謂嘉言。卽

制官刑。儆有位之言是也。伊尹旣言成湯嘉言明白如此。欲太甲奉以周旋。故又以天命儆之。使之知所畏。而不敢不勉。謂天命去就。初不可常保。孜孜爲善。則天降百祥。而治可常享。苟爲不善。則天降百殃。而禍亂隨之。天理如此爾。太甲誠能爲善。則德無小而。不與。故萬邦皆賴其慶。不然。則不德無大而。必亡。故覆墜其宗祀。而不可支持。漢孔氏謂此伊尹至忠之訓。蓋言至此極切也。

肆命、徂后。

此蓋亡書二篇名也。與伊訓同序。序旣見于伊訓之前。故此但載二篇名于其下也。二篇名存而經亡。不知其中所載者何事。漢孔氏乃因字求義。謂肆、陳也。肆命、蓋陳天命以戒也。徂、往也。徂后、蓋陳往古明君以戒之也。此皆臆度之說。未敢以爲然。

尙書詳解卷十二

太甲上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訓、肆命、徂后。致此三篇。及咸有一德。凡七篇。皆是伊尹戒太甲之言。然餘篇皆因事立稱。獨此以太甲名篇者。蓋此篇非特作于一日。且所主非一事。乃自初立至放逐。自放逐至復歸于亳。始終三年。其言皆伊尹太甲反復之言。史官于既歸亳之後。總序其終始之言。作此三篇。故總稱爲太甲。以其不可以一事名之也。林少穎謂。經有一篇析爲上中下之別。如太甲盤庚。說命。秦誓之類者。非其意義也。古者簡冊以竹爲之。編次成篇。而竹簡所編。不可多也。故或析爲二。或析爲三。以便習讀耳。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于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者。此孔子序書之言也。此三篇所載。其先則序太甲初立。不惠于阿衡。伊尹懇切進戒。而猶不聽。故放于桐宮。既居桐宮。則能悔過。伊尹于是既終喪而奉之以歸。又復反覆進戒。故夫子序書。推原本始。謂太甲既立。不明者。謂太甲既立。昏迷不明。不能用伊尹之訓。不足君國子民。卽下文所謂不惠阿衡。與王惟庸罔念聞。王未克變。是也。太甲既立。不明。故伊尹以受顧命之臣。再三進戒。猶不見聽。知其不可以言語口舌感也。于是放之于桐。而近于成湯所葬之桐宮。使之就桐宮居憂。且朝夕密邇先王。而思其所以貽我後人之意。冀其憤悱之心。而自

改其過已而太甲居于桐宮終三年之喪果能悔過遷善克終允德于是自桐宮歸亳而思用伊尹之言卽下文所謂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者是也太甲旣歸亳故史官于是序其始終作此三篇而總以太甲名之故曰作太甲三篇徐須江謂統攷三篇之義其文始終先後旣非專于一口又非同乎一時則其下當以思庸伊尹爲一句孔安國于思庸下別之以爲伊尹作太甲三篇與作伊訓作咸有一德爲一類失其旨矣余謂須江此說謂此篇非出乎一人不可謂伊尹作太甲三篇當以思庸伊尹爲一句作太甲三篇一句其說固通若依少穎之說則于理亦通少穎謂此篇雖實史官所序而其言則皆伊尹之言故推本其言之所自出而言伊尹作太甲三篇以見首尾盡出伊尹之手據此說旣與伊尹作伊訓伊尹作咸有一德之言體制相合兼上言思庸亦自不失爲思庸伊尹故此一說所以爲皆通若以孔氏爲失旨則過矣胡益之謂先儒皆謂太甲不明伊尹廢之自攝商政太甲悔過乃復命之豈有此理蓋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若伊尹廢太甲而已自爲政則一日不可安况三年乎此所謂放于桐者大抵人君旣行三年之喪亮陰不言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此禮之常也太甲不從伊尹之訓伊尹因其居憂未省政事故遷居桐宮而序書者以放言之實未嘗放也此說是也

太甲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

阿衡卽伊尹也。伊尹時爲冢宰。故尊曰阿衡。猶周以太公爲尙父。齊以管仲爲仲父。皆尊之也。伊尹亦號保衡。謂之阿衡。則言爲人君所倚以取平也。謂之保衡。則言其爲人君所保以爲平也。其因名見意。亦猶後言太師太傅太保也。蓋太甲卽位之後。伊尹以伊訓。肆命。徂后等書。勤勤進戒。而太甲猶不順其所言。伊尹于是又作書以戒之。林少穎謂作書者。作爲簡策之書。以陳其勸戒之意。若後世之章疏也。蓋前篇明言烈祖之成德。則以言告之。此則以簡策告之也。先王顧諟天之明命者。謂成湯知天命可畏。故兢兢業業。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雖一言一動。皆不可忘。是謂顧諟。惟成湯能顧諟而不敢忘。故上以承天之神。下以承地之祇。以至社稷宗廟。無不致其祇敬嚴肅之心。誠意作孚。故馨香之德感于神明。而天鑒觀之。遂集大命于其身。使之克夏有天下。而撫安萬方之民。惟湯能膺天命而安天下。故伊尹所以能左右輔翼其君。以奄宅此天下之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緒。蓋謂非湯自能克慎厥位。則雖伊尹亦無所致其左右之力。而嗣王亦無以享盈成之業也。尹卽伊尹之名也。言尹躬。猶言伊尹之身也。唐孔氏以尹非名。謂伊尹名摯。湯得之以尹正天下。故號曰尹。人皆呼爲尹。亦以尹自稱。此不然也。林少穎謂伊尹言湯以七十里有天下。嚴恭寅畏。以感天地神祇之心。則湯之受天明命。非自外至也。故伊尹作書所以首及于此。此說是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伊尹上既言成湯能慎德。故伊尹得以左右。而太甲得以纘承。其義猶未足也。故又言有夏之時。君相之間。所以有終不終者。以爲太甲之鑒戒。夏都安邑。其地在亳西。故謂之西邑。夏在商前。其事在伊尹之前。故言先見。伊尹謂我先見當時有夏先世之君。自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有終。故爲輔相。亦能終其輔相之業。其後嗣王業。既不能以忠信自處。而君道無終。故爲輔相者。亦不能終其輔相之業。伊尹言此。蓋謂湯之顧諟天命。盡其嚴恭之道。可謂自周有終矣。故我得以左右厥辟。宅師而有終。今太甲苟不能以忠信自終。則我亦何以克終哉。言欲使我致其克終之效。惟在嗣王先能有終而已。故嗣王誠不可不戒。所戒者。惟當盡其爲君之道而已。若爲君而不能盡其爲君之道。則忝辱乃祖矣。太甲可不念哉。此正伊尹言此之意也。施博士謂。忠信所以謂之周者。以作僞則心勞。日拙。而所爲常缺。蠹而不周。忠信則無僞。無僞。故周而無缺。此說則然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庸常也。言伊尹書之所戒。非不深切著明。太甲但以爲常。而心未嘗念。而耳未嘗聞。伊尹自念先王付託之重。義不可以不聽。遂已而不言。于是又陳先王未明求衣。勤求賢士。以爲後世子孫計。在太甲不可越厥命。以自覆也。昧晦也。爽明也。昧爽。蓋晦而未明之時也。言成湯勤勞國家。未明而起。大明其德。坐以待旦。既旦。又必廣求賢俊。美彥之士。以開啓導迪後世子孫。其所以如是者。蓋以莫大之基。創之。

在我守之在後人故求賢以輔之者欲其相與保丕基也。今太甲既承其基緒要當善繼善守不至違越成湯付托之命以自取覆亡可也。惟慎其儉德而懷念其長久之計使先王莫大之業至太甲而愈固不至中絕而已。蓋人心奢則放儉則收心放則欲敗度縱敗禮如唐明皇侈心一動而極天下不足以窮其欲故未幾盜起函陵而不知豈能思遠圖乎。惟儉則外無所玩內無所汨心無外慮必能念長久之策矣。此伊尹所以必欲慎儉德以懷永圖也。既欲太甲慎儉德而懷永圖故又取虞人張機取隕事以喻之。機弩牙也括矢末也度其所準望者蓋正鵠也。蓋謂人君之治天下不可率意而行惟當慎儉德懷永圖而後可譬如虞人張弩于機不可妄發必退而省察而矢括合于所準望之處然後釋放之則發無不中矣。伊尹既以虞人張機之事警人君當慎儉德懷永圖而行事又恐太甲未知所謂儉德之說故又明告之曰儉德不必求諸他也但敬爾所止所止即君心所止之處也。猶大學言爲人君止于仁者是也。言太甲欲求儉德但敬其所止率循乃祖成湯之所已行而行之則所謹者無非儉德而所懷者無非遠圖也。伊尹告戒之辭既盡矣故又誘掖之曰王誠能欽厥止率乃祖攸行則我心喜悅其能無負先王之付託而王亦可以有萬世無窮之令聞也。故曰惟朕以懌萬世有辭萬世雖久皆有稱美之辭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梓宮居憂克終允德。

王未克變者。謂伊尹叮嚀反復告之甚切。而王猶安于不善。而未能變于善也。王既未能變于善。伊尹于是告于朝曰。茲乃恣行不義之事。循習不改。且與性俱成。蓋性者。天性之自然。不待求而得之也。不義之事。乃人所自作。非出天性。今太甲爲不義。循習之久。亦若出于天性之自然。如所謂習慣若自然者。卽習與性成也。所習如此。則安于不義。不可以言語動矣。故伊尹于是知太甲不可以理告。當以勢動之。故言我今但使之不狎。習于不順之事。而放僻邪侈之習無因至前。既以息其外馳之心。且以動其哀戚之情。而作其愧恥之意。則孝敬之心油然而生。雖不諄諄然誨之。而自反于善矣。于是營于桐宮。成湯之墓側。使之居之。朝夕密邇先王之訓。無使終其世迷而不反也。記曰。墟墓之中。未施哀于民而民哀。是以伊尹所以必置太甲于桐者。蓋奪其嗜好之習。而置之哀戚易感之地。欲其速于自怨自艾也。惟伊尹能若是以格其非。故太甲往桐居喪。果能思念其祖。而終于允德也。林少穎引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蓋君子教人。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謂之有私淑艾。道之弗從。誘之弗達。君子猶不忍棄。而私以善治之。使之憤悱啓發。入于義而不知。此不屑之教誨也。伊尹于太甲。誨以諄諄聽之藐藐。度其不可教。則營桐宮以居之。以感動其哀戚之情。此非不屑之教。而何。然以不屑之教。而名曰放者。蓋太甲所以敢敗度敗禮而不聽伊尹之訓者。其意謂伊尹以天下爲己任。我雖無道。有伊尹之佐。必不至于亡。其所見如此。非有以摧折激勵以生其憂患之心。則終不可正。遷之桐宮。而命之曰放。蓋示以將廢而不得立。彼必憤

悱而反于善。此放之乃所以教之也。然則使太甲終不改。則奈何。是亦廢之而已。謂遷于桐宮。則處于天理人情之極處。處其極而猶不自反。是無可望也。雖與天下共廢之。可也。世徒知伊尹之放。而不求其所以放之之意。故孟子發明其心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此言簡當而盡矣。少穎此說。雖與前胡益之論伊尹放君之事少異。要之于理皆通。故當存之。陳少南又謂伊尹放太甲。使太甲終不明。伊尹終棄之。歟。抑知其有思庸之資。而姑放之。歟。考書序不言太甲不明。而言太甲既立不明。是伊尹既授天下。狃于富貴。故狃于不順爾。然則伊尹舉是以汗其身而善其君乎。此說與少穎雖異。然亦通。故存之。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伊尹既以太甲不惠阿衡。遷于桐宮。密邇先訓。今既改過思庸。克終厥德。可以卽政。又適當三年之喪畢。冢宰攝政。至是可歸。故伊尹于是因其去凶卽吉之時。以冕服奉之歸于亳。邑踐天子位。伊尹喜之。故又作書以勉之。卽下文所言是也。此篇蓋自桐歸時事。故作書者推原其本意。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也。蓋仲壬以太甲元年十一月內崩。今太甲卽位三年十二月朔。卽二十五月而祥禫之祭已畢矣。故可以去凶卽吉也。曾氏謂先儒論三年之喪則同。而月數或異。孔穎達則謂二十五月喪終。合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之文。孔安國則謂二十六月喪畢。合禮祥而禫。

是月禫。徙月樂之文。鄭康成則謂中月爲間一月。爲祥後復更有一月禫。故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畢。今按伊尹言元祀十二月。此篇言三祀十二月。正合禮經二十五月喪畢之義。則二十五月喪畢。商制也。二十七月喪終者。周制也。曾氏之說。理恐誠然。冕冠名也。謂之冕服。當是袞冕之服也。余嘗謂伊尹之志。其自知則在遷太甲于桐之日。人之知其志。則在奉太甲歸亳之時。孟子謂有伊尹之志。則可以其于遷之之時。已有奉之之志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太甲居桐。既克終厥德。故伊尹奉以歸亳。既歸之後。喜其能處仁遷義。不墜成湯之業。于是作爲簡冊之書。以稱美之曰。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蓋民生各有欲。無主則亂。君非民。則無以君四方。故得乎。邱民。則可以爲天子也。惟君民之間。相須如此。而太甲昔也。乃不明于德。則民無賴以爲生。民無以爲生。則商之爲商。未可知也。尙賴皇天眷顧。佑助我商。不使成湯之基緒。一再傳遂泯。由是使嗣王者。能終其德。嗣王能終其德。則民之所賴以相正而生者。得矣。民得以相正而生。則民不失望。而商家之所以君四方者。可以永保矣。此所以實爲萬世無窮之休美也。林少穎謂太甲能終厥德。實伊尹之力。今尹乃謂皇天眷佑者。雖一時謙抑之意。然亦若天有以使之然者。成湯之後。宜餘慶所鍾。無有不善者。而太甲爲之孫。始皇之後。宜餘殃所逮。無有令淑。而扶蘇爲之子。太甲爲孫。宜商祚遂殄矣。然成湯以寬仁有天下。豈應一再傳而遂亡。故太甲雖欲縱。而乃能克盡允德。此無他。天以湯社稷有必存之理。

則雖太甲爲孫而終不亡也。扶蘇爲子，秦若可存矣。然始皇虐用其民，苟扶蘇立，則秦未遽亡。故始皇崩而扶蘇以罪死，秦遂以滅。此無他，天以秦社稷有必亡之理，則雖扶蘇仁厚而不得存也。以是知太甲悔過，雖伊尹之力，亦天有以使之然也。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尙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伊尹上既嘆美太甲能終厥德，故王于是拜手稽首，謝其前過。曾氏謂拜手者，手至首，稽首者，首至手，致恭之極也。先儒皆以拜手爲首至手，稽首爲首至地。既手至首，乃復曰頭至地。此說恐誤。按荀子曰：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顙，則稽首纔入於下衡而已。何至于及地也？曾子此說，似乎有理。臣之見君，則用此禮。今太甲于伊尹乃如此者，蓋盡其禮以敬師保如此。伊尹既美其能終厥德，故太甲于是拜手稽首以述其自怨自艾之意也。謂我小子昔也以不明于德，喪其固有之良心，而自至于不類，不類猶云不肖。詩曰：克明克類，惟克明故能克類。今太甲不明于德，所以自底不類也。惟其自底不類，故欲以敗其度，縱以敗其禮。王氏謂欲者，廣其宮室，侈其衣服之類，欲而無節，則必敗其常度。縱者，墮其志氣，弛其言貌之類，縱而無已，則必敗禮節。此說比諸儒爲長。要之多欲必縱肆，縱肆必多欲。不類之人，必有此失。此其以所敗度而敗禮，惟太甲自底不類，有此二失。伊尹戒之，不能自改，故至遷桐而罪戾皆太甲自速召之也。太甲既知遷桐之戾，乃其自速，故言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謂

遷桐之戾。非天所致。乃己自爲。此所以不可逃也。孽。災也。災初生有牙孽也。天作孽。謂己無以致之。而其災出于天之所作者。蓋無妄之災也。故可以違避。若乃欲敗度。縱敗禮。則自作之災。孽也。其召戾于身也必矣。其可遁逃也哉。太甲既言遷桐之罪。乃己自招。于是悔其既往。背師保之訓。謂我前此違背伊尹師保之教訓。不能修德于其初。今幸知悔。庶幾有賴于伊尹匡救之德。圖以善其終也。蓋太甲于是始知伊尹之忠。而望其啓沃。此卽序謂之思庸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後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

太甲既悔過。俯求伊尹匡救之助。故伊尹于是又拜手稽首。既答其致恭之禮。且告以治天下之要術也。蓋伊尹前喜其能悔過。既言君臣相資以生。今太甲克終厥德。則必可以君民。故此遂以治天下之術告之。使之正心誠意。以修其身。身修則惠及斯民矣。故首言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蓋謂天下國家。其本在身。人君能正心誠意。以修其身。使允信之德。協于羣下之心。然後可以爲明后也。蘇氏謂允德。信有德也。下之協從。其從非僞也。蓋欲天下中心悅而誠服。苟非德出于誠心。未有能至者。是協于下。必在有允德也。伊尹既言人君當修身以治天下。故于此又以乃祖成湯之允德。所以協于下者。發明其意。而盡其義也。蓋先王成湯。惟能修身以治天下。故能推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于困窮

之民。則能子惠之。深仁厚澤。無所不被。民之服其命令者。無有不悅。非特毫之民悅。而與成湯相並有邦者。其鄰國之民。亦能望其來。曰。後我后。后來無罰。蓋是時諸侯皆化桀虐政。荼毒其民。獨湯能子惠困窮。此所以望湯之來。以湯既來。則可以免刑罰之苦也。湯所爲既如此。太甲繼之。可不懋勉其德。視法乃祖成湯之所已行。奉以周旋。而無一時敢有猶豫怠惰之心哉。伊尹既欲其懋而無怠。故又告以今日所當爲之事焉。蓋太甲繼湯之後。上有祖宗之托。則奉先之事不可後也。下有臣民之望。則接下之事不可後也。聲色玩好。日爲耳目之蔽。則視亦未易以遠。聽亦未必盡德也。故伊尹于是又告之曰。必欲奉先。當思孝也。思孝則不忘祖矣。必欲接下。當思恭也。思恭則不絕物矣。必欲視遠而聽德。惟聰明是用也。能聰明。則視必遠。而聽皆德矣。是四者修身之道。不越于此。太甲苟能率而循之。則身修而允德協于下矣。伊尹所以望于太甲者得矣。承王之休美。而無有厭斁。伊尹豈誣太甲哉。吾以此望之。而太甲能行是道。足以副其所望。揆之人情。固應喜而不能自己。豈惟伊尹而已。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道同道。罔不興。致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愼厥與。惟明明后。

申重也。謂伊尹前既反復告太甲。至此又重告于王。又盡其告戒之意也。嗚呼。嘆辭也。嘆而後言。重其事也。蓋伊尹以太甲自遷桐之後。悔過思庸。既復天位。伊尹既告以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

以見其喜之之意也。又告以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明后。以見治天下之要在此而已。至此又恐太甲中人之性。易以流蕩。始雖以遷桐之愧。能自改悔。既履天位。未必不復爲聲色嗜欲之所變遷。故伊尹于是又爲之稱道。夫天人鬼神之際。所以禍福吉凶向背者。惟在善不善之間。初無可以常保之理。蓋所以警動其恐懼修省之意。而成其克終之德也。伊尹之意。蓋謂天無私親也。能敬天者。則天親之。不然。則求其親。不親也。民本無常懷也。能仁民者。則民懷之。不然。則雖求其懷。不懷也。鬼神本無常享也。能誠以事神者。則神享之。不然。則雖求其享。不享也。夫民與鬼神無常如此。則人君處天之位。豈不難哉。伊尹旣言處天位如此之難。故又言雖難矣。有德則治。無德則亂。故爲人君者。誠能與治世同道。則無有不與。與亂世同事。則無有不亡。治亂興亡。在德不德而已。而所以德不德者。又在所與如何耳。則人君能慎所與。而與治同道。不至與亂同事。豈不足謂之明明之君哉。林少穎謂。治言同道。亂言同事。言治難則亂易也。故蘇氏謂。堯舜讓而帝。燕噲讓而絕。湯武行仁政。而王。宋襄行仁義。而亡。與治同事。未必興也。必同道而後興。道同事未必同也。周厲弭謗。秦皇禁偶語。周景鑄大泉。王莽詐作泉貨。紂積粟鉅橋。隋煬洛口諸倉。其事同。其道無不同者。故與亂同事。無不亡。此說盡之。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尙盍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伊尹上旣言天民鬼神無常如此。有德則興。無德則亡。故于此遂言先王成湯。惟知天民鬼神無常如

此于是勉敬其德。無時豫怠。是以自七十里。伐夏弔民。以有天下。終爲商人之太祖。而克配上帝。所謂克配者。有二說。一說謂湯能修德。故其德足以配天爲君。謂德與天合也。一說謂周家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古者祭上帝必以肇造者爲配。此曰配上帝。蓋是廟爲太祖而克配于上帝也。二說皆通。成湯惟能懋德。故能克配上帝。今太甲嗣其令善之基緒。可不夙夜庶幾。鑒視成湯所以懋德者。率而行之哉。伊尹旣欲太甲鑒成湯而懋德。又恐其以成湯爲不可及。故又以升高陟遐爲喻。蓋謂成湯之德固高矣。遠矣。太甲必欲跋而及之。非一朝一夕可能也。譬之登高。不能自至于高也。自下者始。登之不已。終必至高。譬之行遠。不能自至于遠也。自近者始。行之不已。終必至遠。成湯之德。固不可及。積微小而至高大。亦在勤以行之而已。伊尹旣告以太甲以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又未必太甲能知其所當先者。故又告之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蓋人君者。下焉惟億兆之所倚賴。一有輕之心。則乖離之釁生。必難之而後可。上焉有宗祖之付託。一有安之之心。則亂亡之基兆。必危之而後可。蓋民事能思其難。則必能思艱。以圖易。天位能思其危。則必能恐懼修省。無一朝之患。人君懋德。不越是二者而已。惟在慎終于始而已。蓋欲慎其終。必于其始慎之。如升高必自下。如陟遐必自邇。慎之也。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旣言人君懋德。在慎民事。保厥位。又恐其惑于諂諛之言。而德或不終。故又言。有言逆于汝心。是

拂耳之言也。拂耳之言不可以逆己而遂怒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道。使其言果合于道。則固忠直之言也。雖逆耳而當從之也。有言遜于汝志。是順耳之言也。順耳之言不可以從己而遂喜之。必以其言而求諸非道。果非道。則固諂諛之言也。雖順耳而當拒之也。逆順之際。一斷于道。今也必欲知其道與非道之異。則不過慎思力行之而已。故伊尹于是又嘆而言之曰。弗慮則不獲。欲其慎思也。弗爲則不成。欲其力行也。慎思力行。則慮獲矣。爲成矣。此一人所以元良也。元大也。良善也。謂一人大善也。一人大善。則知道與非道之異。故言之逆耳者。不可以情拒也。順耳者。不可以情受。君子在位。而小人不得容其間。此萬邦所以莫不正也。萬邦既正。則天下無不治之事。常人之情。必至于作聰明而亂舊章。矜功能而敗成效。故伊尹所以又戒之曰。治功如此。則爲之君者。恪守常憲可也。豈可輕信辯口之言。而亂先王之舊政乎。爲之臣者。見功成名遂。退其位可也。豈可要寵利。以成功自居。而不退哉。惟君盡君道。臣盡臣道。我商家可以信有休美于無窮。故終之曰。邦其永孚于休。

咸有一德

伊尹作咸有一德。

此篇謂伊尹致仕告老而歸。又恐太甲執德不固。復懷利欲。或變前守。故又作此咸有一德之書。以丁寧告戒之。所以終其拳拳愛君之意也。此書名一德。唐孔氏謂伊尹致仕而退。恐太甲德不純一。故作此書以戒之。故經言惟伊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言己與湯皆有純一之德。欲太甲君臣亦然。故

下文又言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是太甲爲君。故不可不一其德。而亦不可不用一德之臣也。此書所以謂之咸有一德。

咸有一德。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此咸有一德四字。蓋篇名也。書于書序之下。皆揭篇名。蓋常體也。伊尹旣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者。此作書者言伊尹作此書之本意也。蓋太甲居桐。自怨自艾。旣終喪。伊尹以冕服奉而歸于亳。還復政事于人君。太甲遂告老而歸。又念太甲欲敗度。縱敗禮。習于不義。居于桐宮。改過遷善。然處仁遷義。又未久也。苟一旦履萬乘之尊。嗜欲奪之。難保其不變厥德。于是歷陳天人之應。有德則興。無德則亡。庶幾太甲克終允德。故作書所以言陳戒于德也。自天難謀以下。卽伊尹陳誠之辭也。嗚呼。嘆辭也。言之不足。故嗟嘆也。謀。信也。天難謀。謂天難信也。天難信者。以其福禍興亡之命。初無常也。然命雖無常。而德惟可常。故能常其德。則其位可以永保。所謂常厥德者。謂恪守其德。始終而不變也。故德有常。而天命亦有常。苟德且無常。則九有且不可保。况能保天命哉。九有。卽九州也。蓋夏商周皆用禹貢疆理之法。以天下爲九域。故言九有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伊尹上既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有常。于是引夏桀所以失天下。成湯所以得天下者證之。夏王指桀也。庸常也。謂夏桀不能常其德。幽則慢于神。明則虐于民。民怨神怒。故皇天棄而不保。既又念天下不可無主。故鑒視萬方之衆。將擇其有天命者。開啓道迪之。其所以啓迪有命者。蓋將眷顧于天而求一德。是時惟我伊尹之躬。與其君成湯。皆有純一之德。上足以當天之心。故受天明命。有此九州之衆。遂革夏正而有天下。林少穎謂革夏正者。夏以建寅爲正。湯革之始。以建丑爲正。是革正爲用商正也。革正之事。古未嘗有。蓋始于湯。而武王因之。遂以建子之爲正。故易之革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此說是也。伊尹言此。謂天命無常有德則興。無德則亡。桀無德而湯有德。此所以伐夏爲天子也。欲太甲以此爲戒而勉于德也。吳蘊古謂。人臣言及君也。必先君而後己。其論成功也。必推美以歸于君。今日惟尹躬暨湯。則先己而後君。曰咸有一德。則彼此均敵。初無避辭。豈伊尹憚于爲臣之禮哉。自古論伊尹者多矣。惟孟子知其心。故號于世曰。伊尹自任天下之重。夫相湯伐桀。救民于水火。未足以見其自任。相太甲繼湯。既立不明。則放之桐。克終厥德。則奉之復辟。今告老去位。陳戒于德。則曰。我與先王同是一德。上當天心。以受天下。則其事皆在我也。太甲其得忽而不聽乎。推此。則足以見其自任之實也。此說極善。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伊尹上既言湯以一德受天命有九有。故此又申前意以盡其義。言湯所以受天明命者。非天之私我商家也。惟天之所助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天佑之也。其所有九有之師者。非商之求于下民也。惟民所歸者。在于一德。我有一德。故民歸之也。惟天佑民歸者。在于一德。故德既一。則動無不吉。德二三。則動無不凶。蓋德之一。則德之吉也。以吉德而動。豈有不吉者。德之二三。卽凶德也。以凶德而動。豈有不凶者。惟動之吉凶。在德之一與二三。故繼之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蓋謂德一則吉。二三則凶。所以不僭差者。在人而已。惟其在人。故天之降災祥。亦因其德如何耳。天本無心也。林少穎謂。此書既曰一德。又曰常德者。惟一故常。惟常故一。天地所以悠久而不變者。亦惟一而常。常而一而已。伊尹之意。蓋謂人之立事。無不銳始而謹初。至中則稍怠。末則澶漫而不振。今太甲雖能處仁遷義。于憂患之餘。懼其歷年之久。遂至豫怠澶漫而不振。此伊尹所以丁寧而堅其意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伊尹前篇既論吉凶之理。在德之一與二三。于此又戒使不可不自修其德。蓋太甲居憂之初。其萬幾皆伊尹自任。安危治亂。伊尹實當之。今太甲既踐天位。伊尹復正厥辟。告老而歸。不復以庶政自關。則太甲言動之間。始足以係天下之治亂。故將歸之際。不得不盡其丁寧之意。謂嗣王太甲新服厥命。不可不新厥德也。蓋太甲在桐之初。未受天命。今既復政。則始受天命矣。受天命而言服天命者。謂受命

在身。如衣被其服而在身也。太甲既新受服天命。正欲端本正始。以新天下之耳目。尤不可不新其德。故伊尹所以告于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也。伊尹既戒太甲不可不新其德。于是又言所以能新其德者。惟在終始惟一而已。終始惟一。乃所以爲日新之道也。故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蓋衆人所謂新者。徒謂今日變某法。明日易某令。以數變更爲新。不知聖人所謂新者不然。始乎如是。終乎如是。終始惟在于一德行之既久。則所聞日廣。所見日多。故能日日新。又日新也。如天地之運。終古不變。而四時之氣。俄而春。俄而夏。無一日不新也。詩所謂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卽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也。伊尹既言新德之說于上。于是又謂德之所以新者。固在于終始惟一。又本乎得賢以用之。故繼之曰。任官惟賢才。蓋謂凡在朝之官。皆擇賢而用之。或君德之不一。必能左右輔翼。以成其德也。任官既得賢才。而在王左右。若侍御僕從之類。又不可不得其人。故又曰。左右惟其人。蓋賢雖已任官。苟左右非人。則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行而賢不得安其位矣。蓋賢才所以不可不用者。以爲臣之職。以之爲上。則欲成君之德。爲下。則欲治天下之民。蓋其職在于致君澤民者。此四爲字。皆當作于僞反讀之。惟臣之所職。其大如此。故爲人君者。于任用之際。當視之以爲難。而不可以爲易。當持之以慎。而不可失之于忽。旣難旣慎。不敢任用非人。于是又與之和協其心。純一其德。同心同德。相與大有爲于天下。可也。故伊尹旣言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所以必繼之以其難其慎。惟和惟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

民之生。

伊尹上既言人君之德。欲純一而不變。當任賢才以爲助。故此遂告之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欲其併謀兼智。合以爲公。而無偏黨也。蓋謂新其德。無一定之師。凡主于善者。皆在所師也。然亦無一定之主。苟合于一理。而或以成就吾之常德者。皆在所主也。蓋人君惟能知德無常師。而主于善。知善無常主。而協于一。則其心必無繫吝。而兼容天下之善。以成吾一己之德。如是。則賢才必用。而小人必不能間矣。苟爲不然。則必有繫吝。而不以公。則小人得以窺伺。而迎合其所好。如此。則偏聽而不能併謀。又何賢才之能用哉。此伊尹所以欲太甲有善。卽師之也。人君既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發號施令。而萬姓皆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蓋人君能知德無常師。善無常主。則其心公而不私。不私。則其心一心。一則其言不期大而自大。此人所以知其言之大。因言之大。而又知其心之一也。夫人君修德而萬姓咸稱之譽之。則其高明盛大。無以復加上。則可以綏安先王之寵祿。下則可以底定烝民之生育矣。故繼之曰。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前告太甲以一德之說。反復懇切。既已盡矣。故于此又告太甲以觀省之說。知其所觀省。不敢不勉于德也。嗚呼。嗟嘆之辭。嘆而後言也。伊尹之意。謂太甲爲君。誠不可不修德而善政。若以爲不信。當

自以其一時之事觀之。天子立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七廟者。親盡則毀。有德則雖親盡。未嘗迭毀。是七世之廟。所以當親盡而不毀者。以其有德也。今太甲但觀七廟至今不毀者。則可知德之不可不修矣。人君以一人之微。君長萬民。而萬民心悅誠服。不敢異議者。以其政之善足以正之也。今太甲但觀此。則又知政之不可不善矣。夫伊尹所以欲太甲修德善政如此之切者。正以君民相須。君不得乎民。則無以使民。非君則無所事。故爲太甲者。正當念君民相須如此。必欲修德而善政。不可以至尊之勢。而妄自廣大。以下民之微而狹小之。苟自廣而狹人。則待己甚厚。而待民甚薄。匹夫匹婦。不得自盡其意。民不得自盡其意。則怨上之心生。而君民之情離矣。君民既離。則君無所使。民無所事。上下相貳。何以成其功哉。故曰。民主罔與成厥功。蓋非特君無民。則無以爲君。民無君。則亦無以爲民矣。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自此下。亡書序也。咸有一德篇。至民主罔與成厥功而止。沃丁。祖乙諸書。篇第正在咸有一德之下。正經既亡。故安國附其序于此書之末。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此沃丁書之序也。蓋孔氏謂沃丁太甲子。既葬伊尹于亳邑。咎單忠臣。以沃丁愛慕伊尹。遂訓揚伊尹所行功德之事。史書序之。故作書而名曰沃丁。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四篇。此咸。又

四篇之序也。孔氏謂伊陟是伊尹子太戊，是沃丁弟伊陟輔相太戊于亳都之內，有不善之祥。桑穀二木共生于朝，朝非生木之處，而桑穀共生之，故爲不善之祥。伊陟以桑穀贊告于巫咸，史氏錄其言，故目曰咸乂。凡四篇乂，治也。告巫咸以自治之說也。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二篇之序。孔氏謂桑穀之災，伊陟既贊于巫咸，二人先共議論，然後告君，故其君太戊遂又以其事贊告于伊陟。史錄其事，故目其書曰伊陟曰原命。蓋太戊告伊陟，則亦告原命，故有伊陟。又有原命，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原是臣名，以言命原，故名原命。如罔命，畢命也。仲丁遷于囂，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祖乙。此又是三篇之序也。孔氏謂仲丁太戊子，自亳遷于囂，陳其遷都之義，故作仲丁。河亶甲又仲丁之弟，自囂遷居于相，作河亶甲。亦陳遷都之義也。或言遷，或言居，不同者，廢其舊都謂之遷，到彼新邑謂之居，其實一也。祖乙又河亶甲之子，亶甲居相，至祖乙又遷居耿，其後耿地爲水所毀，故作祖乙。必言爲水圮壞之事也。孔氏此數說，皆順序立說，未敢盡以爲然。姑存之而已。唐孔氏又謂盤庚言于今五邦及數之，惟亳、囂、相、耿四處而已。則知祖乙圮于耿，必是毀于耿，更遷他處。盤庚又自他處遷于殷耳。漢孔氏謂圮于相而遷于耿，既與序書言異，又不合五遷之說。竊謂唐孔氏此說無據，雖能辨正漢孔氏之失，而自亦不免于失，故不如林少穎之說爲長。少穎之說見下。

尙書詳解卷十三

盤庚上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自契至成湯八遷。自湯至盤庚又五遷。所謂五遷者。蓋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耿。盤庚又遷亳。故此序言盤庚五遷。蓋謂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也。彼唐孔氏不知此五遷之說。乃謂據經只有四遷。則祖乙必自耿遷他處。盤庚又自他處遷亳。不從耿遷亳。此蓋弗深攷之過也。林少穎謂祖乙自相遷耿。其地泉溼。爲水所圮。欲遷他所。而重勞民。遂留于耿。及盤庚卽位。而民之被墊溺爲甚。謀遂遷于亳。故此序所以言盤庚五遷。將治亳。亳卽湯所都之邑也。殷亳之別名。周希聖謂商人稱殷。始此以前惟稱商而已。自盤庚旣都亳。于是商殷兼稱。或單稱殷也。盤庚遷殷。而民皆咨嗟相怨者。蓋耿地乃漢皮氏縣之耿鄉。其地沃饒而障塞。易以致富。富家巨室居之旣久。皆總于貨寶。今雖爲水所圮。而皆傲上從康。不可教訓。至于閭閻之民。則皆苦于蕩析離居。而罔有定極。盤庚于是謀居于亳。蓋擇高燥地而居之也。是舉也是小民之利。而富室之所不欲。故唱爲浮言。以搖動小民之情。乃咨嗟相怨而不欲遷。盤庚于是登進厥民。告之所以遷都之意。且戒羣臣無扇浮言。以搖惑斯民之視聽。使羣臣不敢肆爲過犯之言。而民皆樂從以遷。此盤庚三篇所由以作也。以三篇皆是告臣民之言。而告之

之目有先後。故分爲三篇。而以上中下別之。唐孔氏謂此三篇。以民不樂遷。開釋民意。告以不遷之害。與遷之善。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已遷後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啓人心。故其辭爲切。中篇民已稍悟。故其辭略緩。下篇民既從遷。故其辭益緩。此說是也。彼王氏乃謂上篇告羣臣。殊不知盤庚數于民。則未嘗不告民也。中篇告庶民。殊不知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則未嘗不告臣也。下篇告百官族姓。皆強生分別。攷之于經。一無所合。未可從也。

盤庚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適之也。盤庚將遷于亳般之地。而民不肯之。亳般所有之邑居。盤庚于是率籲衆感。出矢言以告之也。籲呼也。與無辜籲天之籲同。矢陳也。與夫子矢之之矢同。蓋呼率衆憂之人而出陳其誓言以告之也。我王指祖乙也。言祖乙自相來居于此耿地者。其意將以安國勢。定民居。重其民而不欲盡置之死地也。劉殺也。故言重我民。無盡劉。猶言重我民。無盡置之死地也。然祖乙之初。雖欲安國定民。奈何居之既久。其地溷鹵墊隘。民不能相正以生。故我今日謀欲徙遷般者。乃所以安爾衆也。非勞爾衆也。又况今日之事。又非盤庚私意。蓋我有是心。以是心而稽之于卜。而卜之所言。果曰如我所欲遷。則是盤庚之遷。非私意矣。故繼曰卜稽曰其如台。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

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上既言今日之遷。乃稽諸卜者如此。故此遂言先王遷都之事。以見所遷出于不得不然。非好生事煩民也。服事也。謂我商家自成湯以來。凡有所事。無不欽慎天命所在。未嘗好爲多事。然猶不能常安其居。自湯至今。且五遷都矣。則遷都之事。豈得已而不已乎。盤庚既言先王遷都出于勢之不得不然。故遂言我今日所都耿地。爲水所圯。是天命已有一定不易之斷矣。天命既有一定不易之斷。儻盤庚不能順古先王遷都之事。而視民利用遷。則是不知天之斷命。天命且不能知。况能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乎。烈。業也。顛木。木之仆地者也。蘖。木之牙也。蓋亳邑成湯之舊邑。成湯所以成商家莫大之業者。實在于此。其後嗣王去亳遷于他邑。則亳邑廢矣。如木之已仆也。盤庚謂我若不順故事而遷都亳邑。則天命且不我居。况能承先王成功之故地而居。使亳邑既廢。如木之顛仆而復生牙蘖乎。盤庚言今日若不遷。則上違天命。下廢先王之業。故于下遂言我今日遷都。非有他也。天將永我商家社稷無窮之命于此新邑。使我于此繼紹復興先王之大業。以安定四方而已。故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數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盤庚三篇。雖曰上篇作于未遷時。中篇作于將遷時。下篇作于已遷之後。然上篇亦不是未遷時一時

之言。觀此篇上既言盤庚率籲衆感出矢言。此又言盤庚敷于民。則知非一時之言矣。林少穎謂耿地
澗鹵有沃饒之利。不利閭閻小民。而利富家巨室。盤庚將遷。始于富家巨室不悅。故扇爲浮言。以簧鼓
斯民。至其中。則小民亦皆咨怨。不適有居。雖其間有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往往又爲在位所沮難。不
能自達于上。當此時。如人之身。風邪入其肌膚。而亂其脈絡。關竅閉塞而不通。苟不能究其所以受病
之處。而徒攻之以毒藥。與病勢爭于閉塞之間。則將有不可測者矣。故盤庚當未遷之時。于是推原其
受病之處。謂民之所以未諭者。本于富家巨室謀利自居。傲上從康。不能率典法。而肆其巧言。以煽惑
愚民。使欲遷之心鬱而不伸。故其敷于民也。必自有位者始。然雖自有位者始。亦非作一切新法以整
齊而脅從之也。乃使之用常舊服以正法度。所謂常舊者。故事也。服事也。蓋先王之時。其遷都已有故
事。今在位者。但以先王遷都故事正法度。率民以遷而已。既使之用故事以正法度。然又恐其憚于遷
都。于民之欲遷。而以言箴上者。乃遏絕之。使不得上達。故又告之使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耿地澗
鹵。不利小民。必有欲遷者。民欲遷而上未遷。則必有箴規之言。故盤庚于是使在位者不得隱伏而遏
絕之。使不得上達也。此蓋史言先總序其大意。以表見當時上下之情。所以既墜而復通者。皆盤庚能
審人情之變。而處之其得當也。史官既總序盤庚作書大意。故此下遂載當時告教之言。王命衆悉至
于庭者。謂命羣臣及庶民皆至庭聽告戒也。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者。謂臣民既至。王于是告之曰。
來爾衆。予告汝以今日所以訓飭汝之意。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猷謀也。謂爾衆所以不從我以遷者。

以各有私心。有私故有蔽。惟能謀去汝私心。不爲物所蔽。則必能明利害之實。而不至于傲慢上命。不肯徂遷。而自從其苟安之私志也。林少穎謂天下利害。不難知也。人惟心平氣定。不爲名所惑。不爲利所怵者。類能知之。惟心之所存。惑于利害之私。將見利而不覩害。利害實亂之矣。遷之利不利。在盤庚時。可一言而決矣。惟羣臣貪沃饒之利。習奢侈之欲。二者接乎胸中。故傲上從康而不自知。此盤庚所以必告之以汝猷黜乃心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盤庚既告其臣。使黜其私心。不得傲上從康。故此遂稱先王之時。其臣從其命令。無敢違者。古我先王。蓋泛指成湯以下。凡商之賢君也。舊人。亦泛指先王之臣也。蓋言我先王謀任舊人。與之共政。故當時爲之臣者。于先王播告其所修之政于天下。皆能奉宣德意。未嘗敢隱匿其指。故先王大敬其臣。然臣雖曰奉宣德意。未敢匿指。然亦未嘗有一言失于過逸。足以扇惑民聽。故當時非特君敬之。而民亦大變。所謂變者。蓋變其所爲而從上之所爲也。盤庚之意。蓋謂先王之時。其舊臣所以爲先王所敬者。以其不匿厥指也。所以爲民所從者。以其罔有逸言也。一說又謂先王謀任舊人。故舊臣于王有所播告。皆能奉宣。而無隱匿。惟其如此。故先王在上。但恭己正南面。大敬其爲君之道而已。雖未嘗有過多于言辭。而民已變而從化矣。此說亦通。盤庚言此。蓋謂先王之時。于上所欲爲。皆賴其臣之布宣而奉行。

之。今我雖有臣，乃不能然。故繼言：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蓋謂今日之遷，汝衆當率民共往，而乃聒聒然，肆爲多言，務爲險膚之說，起信險膚。我意尙不知汝所說，訴者果爲何事？况望汝奉宣吾意，而不匿厥指乎？險，謂利口相傾者；膚，謂淺近而不由中者。二者皆誕妄無實之言，乃欲以此取信于流俗，卽所謂而胥動以浮言者是也。王氏謂：不夷爲險，不中爲膚。此說是也。盤庚旣責羣臣不能如先王之臣，奉宣德意，乃以浮言惑衆，故此又謂：我今日所以致爾衆，敢傲上從康，肆爲浮言，非我自荒棄此德，不如先王圖任舊人也。乃羣臣見我寬容如此，乃含茹吾德，玩習恩惠，不畏懼我一人，故敢傲上而不從以遷。汝旣不畏懼我一人，而肆爲浮言，不從以遷，我不于其始萌之時，而遏絕其勢，而今乃至于無所忌憚，以簧惑流俗，甚至舉國之人，皆相與怨咨，不適有居，是我于汝，譬如火焉，不于其始焚之時，而撲滅之，且坐視之，燃遂至延蔓而不可救，是我之拙謀，作成汝之過逸。此蓋盤庚自責之辭也。蘇氏謂：此篇數言用耆老，又戒以無侮老成，以此推之，則凡不欲遷者，皆衆穉且狂也。此說有理。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盤庚上旣言爾羣臣不當傲上從康，故此遂廣譬曲諭，以盡其意。王氏謂：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言下從上，小從大，則治。此申前無傲之戒。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申前無從康之戒。蓋綱者，網之索也。舉其索，則網之目皆有條而不紊。服田力穡，謂盡力于稼穡之事，則享有秋之利。此蓋能近取譬，謂羣

臣所以扇爲浮言而不遷者。惟其傲上從康。故盤庚言下之從上。能如網在綱。則固將無傲矣。相率以遷。不憚少勞。如農服田力穡。則固將無從康矣。此蓋所以優游厭飫。使曉然知利害之實也。利害之實。如網在綱。如農力穡。其理灼然。故汝羣臣當黜傲上從康之心。而施實德于民也。蓋羣臣欲民不遷。故扇爲浮言。皆謂遷則勞。不遷則逸。皆一時姑息之言。非實德也。惟率民以遷。不恤一時少勞。而使之終獲無窮之安逸。乃所以爲實德也。故曰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盤庚旣言施實德于民。而又言至于婚友者。蓋羣臣之私心。所以安土重遷者。徒爲婚姻僚友之計。初不能爲民深慮。故盤庚于是言。汝誠黜其私。而施實德于民。則非特民受其賜。而汝婚姻僚友亦被其實德矣。此盤庚所以必言至于婚友也。汝羣臣旣施實德于民。而又及于婚友。則我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之實。所謂積德。蓋謂先王之時。爾先正之臣。率民以遷。以施實德。今汝又能率民以遷。則是有積世之德在民也。盤庚旣以美言誘羣臣。使之率民以遷。施實德于民。故又責之曰。其或不知畏惕。無所忌憚。公然惑衆。使之不遷。則是大流毒于遠邇也。戎大也。謂民遷。則有一時之勞。而享終身之逸。不遷。雖目前少安。而喪亡無日。故不遷。乃是大流毒于遠邇也。誠如是。則若怠惰之農。徒憚一時之勞。肆然自尊。不能阻勉。以作勤勞之事。不肯服事于田畝之間。如之何可以獲黍稷之利哉。林少穎謂。此篇文勢。大抵反覆辨論。皆相顧成文。旣曰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又曰惰農自安。越其罔有黍稷。旣曰予若觀火。又曰若火之燎于原。其猶可撲滅。文雖渙散。而意則相屬。以是知盤庚之言。雖詰屈聱牙。不可遽曉。然反覆求之。于人情甚近也。此說

甚善。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盤庚上既言汝羣臣不肯率民以遷。如惰農自安。終無黍稷。故此又責之曰。汝自今已往。若不能調和其善言。以曉喻百姓。而使之必遷。而徒扇浮言以惑民。則是汝自生毒螫。至于敗禍姦宄。以自取災害于身而已。蓋遷都之計。上合天心。下從人欲。必非羣臣所能沮。再三訓誥不從。則刑罰及之。是汝所以至于敗禍姦宄。皆汝自取災害。非我一人不忍也。故盤庚所以又言。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蓋謂民愚無知。所賴以訓迪。使知遷都之利。實惟汝臣。今既不能和吉言于百姓。而扇浮言以鼓惑之。則是汝自以毒爲民之先。故我罰之。亦理當然。然常此時之後。奉持其痛而思悔。則雖悔之。其于身何所及哉。盤庚言此。蓋謂汝前日不使民遷。我固綏汝之罰。今若更不肯遷。則我罰及汝。如痛已切體。雖悔無及。固當悔之于未然之前也。

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盤庚上既傲羣臣。謂汝若不遷。則罰及爾身。弗可悔。故此又言。小人于口舌言語。尙不敢妄發。今爾羣臣乃敢肆爲浮言。是小人之不若也。相視也。與相在爾室之相同。儉人。小人也。盤庚謂我相視一時小人。或事有不如意。而懷不自已之誠。發箴規之言。猶且相顧視。不敢妄發。則或以口過取禍。彼小人于

箴規之言猶畏如此。矧我萬乘之主，生殺之柄，在吾掌握，實制汝短長之命。汝苟以遷都非利，何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搖動以浮言，以此言恐動沈溺于衆民，肆言無忌，如此是憚民之不若也。盤庚既言羣臣肆言無忌，曾小人之不若，故又言汝今日以浮言惑人，其勢熾盛如火之焚燎于原野，其勢雖不可嚮近，而猶可以遏絕，而我之威權，亦可陷汝于刑戮，而止其妄說也。爾羣臣若果肆言不止，則我以刑戮加汝，當是時，則是汝衆自爲不善之謀，所以陷于刑戮，非我一人之咎也。故曰：則惟汝衆自作不靖，非予有咎。陳博士謂盤庚責羣臣不欲遷，何不告我，然卽所不欲遷者，以告盤庚，則盤庚將自中輟乎。曰：可否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則盤庚尙得而開諭之，惟其不告而以言惑人，此所以難化也。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遲任于經不見，鄭氏謂古之賢史也。盤庚上旣言汝羣臣不能率民以遷，我將有罰及汝，又恐羣臣以盤庚爲濫刑，故此又言我惟用舊人，爾皆係舊人子孫，我豈敢妄罰汝，但恨汝不能用我命，故自速其辜爾。蓋盤庚所告者，大抵皆世家巨室，故舉古賢史遲任之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言器舊則弊，弊則必易新者，而人則不厭舊，用舊人，非如器之貴新。古我先王，與汝祖父，相與同其勞逸，則汝羣臣皆舊臣之子孫也，予豈敢動用非罰，以加于汝身哉。于是世世選用爾之勞績，未嘗敢掩蔽爾善者，蓋所以盡耆舊之意也。然雖不掩爾善，苟汝不忠于國，而傲上從康，則我亦不敢以非德原汝，而不加

以刑也。故又繼之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大享，謂大烝之類。言我祭享于先王之廟，爾祖亦從而與享。善則作福，不善則作災。未嘗容私于其間，則爾之敢于傲上從康，先惡于民，以自災于厥身，予其敢動用非德而赦汝哉。言罰之與德，皆簡在先王與乃祖之心，而非我之敢私也。林少穎謂：此雖言器非求舊，惟新而盤庚舉此，但以證人惟求舊爾。故下文繼以古我先王，既勞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以至不敢動用非德。文勢首尾實相貫穿，無取于器非求舊，以爲新邑之喻。若蘇氏謂：人舊則習，器舊則弊，當使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從老成人之言而遷新邑，此皆求之之過也。詳攷下文，未嘗有遷邑之意，則知少穎之說爲長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盤庚上既言我于生殺賞罰之權，皆簡在先王與汝乃祖父之心，則汝之傲上從康，我將必罰無赦。故此以遷都之定計告之，遷都之計，非不善也，但汝衆臣執志不堅，故以爲難耳。故盤庚于是告之曰：今日之事，其難者不在乎他，如射之有志，所謂射之難者，志于鵠而已。能志于鵠，則雖難無有不中。遷都雖有一時之勞，爾羣臣苟執其一定之志，則功豈有不成哉。故爲今日計，當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謀爲長久之計，可也。蓋盤庚之遷，將以避害就利，則當時能深思遠慮之人，必有以遷爲利，以不遷爲害者。詳攷此篇，則盤庚之遷，其不欲者，特世家巨室，所謂老成人與小民，無不欲遷也。其所以怨咨者，特一時浮言所惑耳。故盤庚于是告羣臣，使之不以老成人爲昏耄而侮之，不以幼孤之人爲不能自

立而弱之。惟酌諸老成與小民之言。則遷都之利害決矣。此卽所謂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者。能不侮老成。不弱孤幼。則必能各思長久于所居。而勉出其力。聽我一人之謀。而相從以遷也。此所以又繼之曰。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上既飭羣臣。使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故此遂以賞罰做之。謂聽我言則賞。不聽則必罰。無赦也。無有遠邇。謂待臣無有遠近。待之如一也。所謂待之如一者。謂爾衆不能助我遷。而宵動以浮言。則是用罪者也。用罪。則不問遠近。凡有死之道者。皆伐之。能助我以遷。而敷實德于民。則是用德者也。用德。則不問遠近。凡有善之道者。皆彰之也。曾氏又謂。用罪。猶言用罰也。用罰。以伐其有死之道者。用德。猶言用賞也。用賞。以彰其有善之道者。二說皆通。盤庚上既言汝衆助我遷。則賞不助。則罰。故誘之曰。今日之事。汝勿謂吾濫于賞罰也。遷之而邦善。則是爾衆能黜其傲。上從康之心。而從我以遷之功也。若其不善。則罪不在汝。乃我一人有佚罰。以致之。蓋有罪不罰。與罰不當罪。皆佚罰也。盤庚言此。謂我以賞罰勸戒臣民。使之必遷。則遷之不善。誠盤庚之妄用賞罰也。盤庚既以功歸臣下。以罪歸己。故遂飭之曰。凡爾衆。其惟致告。蓋出令者君也。推君令而致之民者臣也。今盤庚既自任遷都之責。謂遷苟不善。罪在一人。于是所以責羣臣而使之致其告戒之言于民也。盤庚既使羣臣致其所告于民。不

得復鼓浮言。故又飭之曰。自今以往。至于後日。惟當各自恭敬。汝所致之事。整齊汝所居之位。以法度制節汝口。使無復肆爲浮言。不然。則吾有罰以加爾之身。汝欲悔而不可也。唐孔氏謂盤庚上篇之言。切是也。少穎謂居人主之利勢。而生殺予奪之權。在于掌握。言出于口。則羣臣百姓。憚其威。畏其命。無敢違者。今盤庚之遷。羣臣乃傲上從康。肆爲浮言。以逆上。今使盤庚以人主利勢而與之較。驅之以刑。罰而使遷。則誰敢違者。今乃反覆告諭。若是之甚。不忍加刑罰于臣民者。蓋得天下在得民。得民在得心。得心之道。在所欲與之聚。所惡勿施耳。今盤庚之遷。乃欲聚民所欲。去民所惡。苟先以勢力與較。則失民之心。雖強之使遷。天下自此危矣。故甯爲優游不忍之辭。以開諭其心。使知吾之意。在于去所惡。聚所欲。則不失民心。而不害其所以爲遷。此盤庚所以大過人也。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林少穎謂盤庚三篇之作。先後不同。故史官析爲三篇。而每篇之首。必志其所作之時。以爲之別。上篇言盤庚遷于般。至出矢言。中篇言盤庚作惟涉河。至咸造。勿褻在王庭。下篇言盤庚既遷。至綏爰有衆。皆志其所作之先後也。然則此篇必言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者。蓋盤庚上篇丁甯反覆告其民以遷都之意。則臣之傲上從康。不可告訓。與民之相與咨怨。不適有居者。

稍能自悔。而遷都之謀決矣。于是將與之涉河以遷焉。故言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作有行意。詩言與子偕作。與子偕行。則行與作蓋一義。耿在河北。亳在河南。故其將行。必自北渡河而南也。盤庚將行。又恐民情好逸惡勞。樂因循而憚改作。猶有弗率者。于是乃以話言陳說其向來不率之狀。將以大告其民。而用其誠信于爾衆。故曰誕告用亶。其有衆。亶者信也。子夏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盤庚之意。蓋謂遷之而誠信未著于民。則強之而已。是厲民也。此盤庚所以必用亶于有衆也。盤庚既用誠信于衆。于是致萬民而使咸至于外朝。且使之不得褻瀆而傾聽上令也。盤庚既使之勿褻在王庭。于是乃升進其民而告之。自明聽朕言以下。卽盤庚登進告戒之言也。蓋盤庚將出話言。恐羣臣聽之不誠。故先敕之。汝當明明以聽我之言。不可復如前之荒怠而遺失我今日之教命也。下文卽所出之教命也。所謂無荒失者。無荒怠而失此教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孚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盤庚上既告臣民。使之明聽朕言。故此遂嗟嘆而書之。古我前后。謂盤庚以前諸君。或指商以前而言。不特成湯祖乙等也。蓋下文言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既是指湯而言。故知此是指商以前諸君也。盤庚謂往古我之羣后。凡有施爲。無不惟民是承。承如使民如承大祭之承。承之爲言奉也。無不惟民之故而奉以周旋也。惟前后能惟民是承。故爲之民者。亦保后胥感。所謂保后胥感者。蓋保衛其后而相與

同其憂感也。子和張彥政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則憂民之憂者，保后胥感，則民亦憂其憂也。惟前后能惟民是承，而民又能保后胥感，君民相與如此，故當時舉事無不浮于天時。浮于天時有二說，張彥清舉浮如物之浮水，東西南北無不惟水勢是適，無所底滯，今先后之君民相與如此，故凡有爲有行，未有不順于天時，蓋謂天時可行，在我不敢強止，天時常息，在我不敢強作，此之謂浮于天時。林少穎則又依蘇氏謂浮爲勝，謂古者以過爲浮，浮之爲言勝也，言君民相與同憂如此，故雖有天時之災，皆可以人力勝之也。此二說皆通。盤庚上旣引言先后君民之間相與如此，卒能浮于天時，故此遂言我商之先王惟知此理，故天降大罰于殷，如仲丁在囂，河亶甲在相，祖乙在耿，皆迫于禍災，不能自己，故先王于是不敢懷居故邑，于是見幾而作，視民所利而率之以遷，則先王于遷都之事，非不善也。先王之事旣如此，汝羣臣何不念汝所聞于我古先后之事，其所以遷者，大抵敬汝民而承之，使汝相率以遷，而共其喜樂安康之事而已。我之遷都旣欲承汝而俾汝共享其喜康，則今日之事，非是汝有過咎，近乎謫罰，而遂迫汝以遷也。

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

盤庚上旣言我遷都本爲民計，非以汝有罪而罰之，故此遂言予若顓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

志。籲。呼。也。與。無。辜。籲。天。之。籲。同。盤。庚。謂。所。以。呼。召。爾。臣。民。進。而。教。告。使。之。懷。安。于。此。新。邑。者。非。我。一。人。之。私。計。也。亦。惟。爾。臣。民。蕩。析。離。居。之。故。是。以。擇。利。而。遷。將。以。大。從。爾。志。也。林。少。穎。謂。盤。庚。之。遷。民。咨。胥。怨。今。乃。曰。丕。從。厥。志。何。哉。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毫。邑。之。遷。實。斯。民。之。利。惟。其。爲。浮。言。搖。動。故。誦。于。口。者。咸。有。不。樂。之。言。若。有。幡。然。而。改。以。其。利。害。安。危。之。實。而。反。求。于。心。則。固。知。遷。之。利。不。遷。之。害。矣。是。盤。庚。所。謂。從。厥。志。者。正。蘇。氏。所。謂。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同。然。也。惟。盤。庚。不。從。其。口。而。從。其。志。故。言。爾。雖。怨。咨。未。已。我。于。是。試。與。汝。共。遷。以。安。定。厥。邦。也。既。言。今。日。之。遷。將。以。安。定。厥。邦。故。遂。責。之。曰。我。心。憂。念。爾。衆。如。此。汝。乃。不。能。憂。念。我。心。之。所。困。病。者。在。于。民。之。不。遷。方。且。相。與。怨。嗟。不。宜。布。爾。之。腹。心。敬。念。以。忱。誠。感。動。我。一。人。如。此。則。是。汝。自。受。困。窮。自。取。病。苦。而。已。譬。如。舟。之。載。物。不。以。時。而。濟。則。將。臭。敗。其。所。載。蓋。耿。地。渦。鹵。不。以。時。遷。則。沈。溺。無。所。不。至。矣。故。又。繼。之。曰。爾。忱。不。屬。惟。胥。以。沈。屬。逮。也。蓋。謂。汝。不。能。以。忱。動。于。一。人。是。爾。之。忱。誠。有。所。不。逮。也。忱。誠。不。逮。則。失。可。遷。之。時。而。相。與。及。于。沈。溺。之。患。矣。如。此。則。是。汝。之。所。見。進。退。無。所。稽。攷。徒。自。肆。其。忿。怒。不。遜。之。意。果。何。時。而。瘳。也。故。曰。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迂。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盤。庚。上。既。言。汝。衆。不。遷。是。退。無。所。稽。攷。徒。自。肆。其。忿。怒。何。時。能。已。故。此。遂。言。汝。所。以。自。肆。忿。怒。者。以。汝

不爲長久之謀。思其不遷之災。是汝自勸勉于憂愁之道也。所謂自勸勉于憂愁之道。卽孟子所謂安其危而利其災者也。惟汝衆皆自勸以憂。是汝有今日目前之小利。無後日久長之計也。無久長之計。則禍患將至。何以得久生在世之上乎。此蓋責其不能遠慮也。盤庚既責其不能遠慮。故又告之曰。汝雖不能遠慮。無意于遷。然其意已決。命汝之言。已一定而不易。汝當傾心一意。順從以遷。不可復鼓浮言。以惑衆聽。若鼓動不已。則如穢惡之物。今幸沈伏在下。不可攪動。若攪動之。則是起穢。非特臭及他人。亦所以自臭。譬如浮言。昔時鼓動。今幸稍息。民有從遷之意。不可再鼓。若再鼓。則非特害民。而汝羣臣亦自害也。盤庚既責羣臣。使不得起穢自臭。故又告之曰。我所以再三如此訓飭汝等者。實恐其中有人徇其私利。不顧國家大計。則倚託汝之身。而迂僻汝之心。使怨嘆。而彼得以爲辭。故子所以再三訓飭不能自己也。殊不知我所以再三訓飭于汝者。實以遷都之事。將永汝命于新邑。故我順天意而從事。將迎合天意。續接汝命于天也。我豈以威脅汝哉。凡欲奉養汝衆而已。故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盤庚上既言今日遷都。將以迓續民命于天。汝衆不可不遷。故此又以鬼神之際。禍福之理。儆之。盤庚

謂我思念我先神后。自湯至祖乙諸君。勤勞爾先祖。擇民利而率民以遷。故我所以今日大進用汝于列位者。將用以綏懷汝。使汝各得其所。且視我無忘先世之德也。我意既如此。苟今日之遷。不能明慎刑政。率民以遷。則是失其政也。既失其政。而使臣民皆久陳于此耿邑。以速沈溺之患。則無以慰我先王與爾祖之心。故我商之高后。乃赫然震怒于上天。大重降其罪疾于我。曰。耿地圯壞如此。汝何虐害吾民。而不視民利用遷乎。我不能率民以遷。則高后固降以罪疾。汝若萬民不以生生爲念。與我一人謀同其心。相與以遷。而乃肆爲浮言。以鼓惑天下。則我商之先后。又將大降罪疾于汝衆民。曰。耿地如此。汝何不與我幼小之孫有所親比。相與共遷乎。此皆是我先王有明爽之德在天。見汝衆民傲慢不從。故有罪疾自上天而降。加罪于汝。汝于此時。不知以何辭導迪于天。而自免其罪疾乎。故曰。汝罔能迪。所謂幼孫者。盤庚自抑之辭也。盤庚言此。蓋以商人尙鬼。故以禍福恐動之也。林少穎謂盤庚三篇言神后。皆指自湯而下。至于祖乙。凡遷都之主也。而稱謂不同者。特變文耳。亦猶舜典言藝祖文祖。本無異議。而先儒乃以爲指湯而言。其說非也。按下文云。古我先后。與殷降大虐。先王不懷。皆是泛指遷都之君。此文與上意實相連接。安得以爲指湯乎。况此文指臣民之先世。皆云乃祖乃父。而盤庚之世。距成湯遠甚。其臣民之祖父。無有逮事成湯者。以是知所言神后。高后。先后。大抵泛指遷都之主。不特指成湯一人而不及其餘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盤庚上既言汝衆不與我同遷。則我先后必加罪疾于汝。至此又恐臣民以爲先王雖欲罰我。而我先祖豈不欲救我哉。故盤庚于是又言汝先祖父必不救汝之意也。盤庚謂古我先后。既以遷都之故。勞爾祖父。故我于是用汝爲我容民畜衆之官。所以答爾祖父之勞也。今汝爲吾畜民之官。乃有戕賊吾民之意。在汝之心。蘇氏謂則象也。有戕民之象見于心。汝既有戕民之則在心。則我先王惡汝。必罰于汝。必先有以慰汝祖父之心。使之不得救汝。惟我先王有以安慰汝祖父。則汝之祖父亦將斷絕而棄汝。坐視汝受先王之罪疾。以致死而不救也。然此特坐視先王之罪不救而已。若夫我國家或有亂政之臣。締交立黨。同在列位。不以天下國家爲念。眷戀耿邑之沃饒。備具兼有貝玉。惟知貪冒貨賄。莫知紀極。則汝祖父不特不救而已。且將大告于我高后。使我高后作爲大刑罰。以及其子孫。開導啓迪我先后。大重降其不祥之事。以加乎其身矣。貝。水虫。古人取其角以爲寶。如今用錢。玉卽寶也。盤庚言此。蓋深戒羣臣。使之知鼓動浮言。不肯遷都者。不特先王降罰。祖先不救。而祖先且將勸導先王。大降誅罰。以及其子孫也。林少穎謂鬼神之理。藏于幽冥杳忽之間。不可以形容想像求。今盤庚與臣民言其遷都之意。而及先王與臣民之祖父。所以相告語。與夫所以震怒不悅而降以罪戾之言。無所不至。豈人之死也。其君臣父子相與處于鬼神之域。蓋自若也。無乃近于男巫女覡之見哉。蓋達于至理者。然後能知鬼神之情狀。盤庚之遷。所以奉承先王之心。而臣民傲上從康。不可訓誥。若此。必以爲先后

震怒而不赦者。蓋盤庚極其理而推之。知鬼神之情狀。故其言雖若親與鬼神相接。而不爲厚誣也。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背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不易。釋文作以鼓反。今當依鄭元。作如字讀。盤庚上既以鬼神之情狀告之。使知所畏懼。不敢不遷。故于此又嗟嘆而言。所以決其計也。盤庚之意。蓋謂今我遷都之謀。慮之已熟。故所以教告于汝者。已不可變易。汝當長敬此憂恤之事。與我同憂其憂。不可相絕遠。而使上下之情不通也。蘇氏評。遷國大憂也。君臣與民一心一德。而或相絕遠。則怠矣。此說是也。君臣與民既不可相遠。故汝臣民須當分謀而念。所以遷都之事。所謂分謀者。謂各以類相與謀也。既言分猷念以相從。又言各設中于乃心者。盤庚之意。謂汝臣民今日所以不肯遷都者。緣各有私心。故爲浮言之所惑。今欲以類相與謀其遷都之事。要當各設中正于乃心。則其心正而無私。則浮言不能入矣。其或有不善不道之人。覆違顛越。我之教命而不恭敬者。徒欲在此舊都時。暫逢人而行姦宄之事。如是之人。皆不能設中于乃心者也。故我于是論其罪之輕重。輕者則劓割其鼻。重者則殄滅之。至于死。無所遺漏。而再得生育之道。所以如是者。蓋以傲上從康。教告至此。猶不知化。是頑嚚不可話言者也。盤庚不欲使得易種于茲新邑也。唐孔氏謂易種。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爲惡。故盤庚所以絕其惡類。不使變易其種類于此新邑也。盤庚既告臣民。謂不肯遷者。我必誅不赦。故又飭之曰。汝衆須期于必往。能往。

則能厚其生生之理。惟往于新邑。而可以厚其生生之理。故我于是將涉河。試與汝衆遷于亳都。以永長建立爾之家。使汝子孫長享其生生之樂也。故曰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林少穎謂此篇既遷之後。盤庚恐民未盡諭其遷都之意。故又爲之反覆告諭。以申前篇之義。蓋其愛民惻怛之意。實充于中。故優游寬大之語。自然發于外也。盤庚之遷始也。臣民傲上從康。咨嗟胥怨。君臣上下之道。判然而離。終也。乃不變一法。不戮一人。而臣民莫不中心悅服。樂以從上。無詎勉不得已之意者。蓋盤庚發言能順民所欲而利導之。故能定天下難定之業。斷天下難斷之疑。史官探討未遷之前。與既遷之後。所以與臣民言者。以遺後世。欲使爲人君者。知舉大事。決大謀。而臣民未敷。則所以曉諭之者。當如此也。然則此篇之首。必言盤庚既遷者。謂既渡河而至于亳邑也。奠厥攸居者。謂既至亳邑而君民各定其所居也。乃正厥位。先儒皆謂正郊廟社稷之位。然不應既遷之後。而後定此位。如成王營洛。必先經營位成。而後成王至新邑。若使盤庚既遷而後定位。則上而宗廟有暴露之患。下而百姓亦有徭役之困。非古遷都之道也。然則此所謂正厥位者。乃既定君民所居。于是正君臣之位。登進于朝。與之論遷徙之勞。而安慰之。故繼之曰。綏爰有衆。言論其遷都之意。以慰其心。而安此有衆之

情也。自無戲意以下。卽盤庚綏爰有衆之言也。盤庚之言。謂汝衆旣遷此新邑。當黽勉赴功。務爲勤勤不匱之事。以圖長久之計。不可以遊戲怠惰而生驕奢之心。遂至速禍災。使大命顛覆不存。咸當懋建大命。可也。盤庚言此。蓋祖乙殪于耿。乃天將永民命于新邑。故我之迓續。乃命于天也。今旣遷矣。則我所以續其命者至矣。在爾民故當勉以自立其命。盤庚旣告以無戲怠懋建大命。又言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者。盤庚謂我今日旣遷。我其敷布我心腹腎腸。不匿厥指。徧告百姓。以我所遷之意也。罔罪爾衆者。謂昔日未遷。我諄諄告汝以不遷。則必罰無赦。所以如是者。凡欲以去其傲上從康之心。無肆其讒慝。以敗國家之大計而已。今爾旣從我以遷。則我不復罪爾衆矣。我旣不復罪爾衆。則爾衆須當安居樂業。無以旣遷之後。遂共爲忿怒。相與協比。肆其讒言。以毀我一人也。故繼之曰。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盤庚上旣言今日遷都已定。爾衆不可共肆讒言。故此遂言先王所以遷都之意也。古我先王。指成湯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莫能安定。湯欲增廣前人之功。于是復居于亳。依山附險而居。按立政三亳。鄭氏云。東成皐。南轅轅。西降谷。則知此言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者。蓋指成湯遷亳。所以大契之

功也。以亳邑依山，故言適于山也。林少穎謂耿地瀉鹵，不利稼穡，民多舍本趨末，惟亳邑依山而居，土高而地瘠，其民皆知力穡，故湯居亳，民當伐夏之時，猶有不恤我衆，舍我穡事之言，則居亳而民務稼穡也。可知惟居耿則趨末，居亳則務本。此盤庚所以必欲法先王適于山而遷于亳邑也。既言適于山，又言用降我凶德，豈適山果可以降凶德耶？蓋適山則敦厚務本而勞，勞則善心生，善心生則吉德升而凶德降，蓋驕奢淫佚皆凶德也。惟適山則可以降凶德，此成湯所以能成其美功于我國家也。故曰嘉績于朕邦，盤庚既言先王成湯欲大前功，故遷亳依山而居，將欲降凶德而成美績，故此遂言耿地不可居之意，蓋以耿地乃瀉鹵之地，我民用搖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定止，是將陷于凶德而莫之拯救，故我之遷亳亦欲效我先王之適于山也。今之臣民乃謂我何無故震動萬民以遷都之勞，是何不體吾意之所向也。又况今日之遷非我之私意，乃上帝以我高祖成湯盛德大業，將使其子孫復興其業，故祖乙之圯于耿，乃降亂于我家，將以啓吾遷都之謀也。此言亂越我家，正如路溫舒言禍亂之作，天將以開聖人，惟上帝欲復成湯之德，故使民蕩析離居，而以禍亂啓我國家，故我今日所以能篤敬而恭承民命以永宅于此新邑也。遷都而言承民命者，蓋遷都之謀，天使永民命，而君則敬承之，正如上篇言迓績乃命于天也。盤庚既言遷都之意如此，故又告之曰：今日之遷，爾衆不欲，而我欲之，非我幼冲之人敢廢爾卿士大夫之謀也。爾皆傲上從康，其謀不善，故我不用，爾若善，則我無有不用也。故繼之曰：弔由靈，弔至也由用也。靈善也，言至誠用善謀也。然則今日之事，爾不欲而我必遷，蓋不敢違

卜將以恢擴宏大我商家莫大之業而已。故繼之曰：各非敢違下用宏茲賁。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敍欽，今我旣差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邦伯一邦之伯，蓋諸侯也。師長衆官之長，蓋六卿也。百執事之人，則凡執事之小臣，乃六卿之屬也。盤庚前反覆言遷都之意備矣，故此又嗟嘆其事，呼衆臣而勉之，使之旣遷之後，各勉力于國，不可復徇于私也。盤庚之意，謂今日之遷，乃吾所深憂，不得已如此，今旣遷矣，爾邦伯師長與百執事之人，庶幾憂吾之憂，而加惻隱之心，不可復如前日鼓動之時，誠能惻隱，則我將勉力簡拔賢才，以輔助於爾，與其同心協力，念以欽敬我之衆民，然我之用賢，亦不敢輕，苟徇貨財，我不任也，但能果敢而敬於生生之道者，與相鞠養於民者，與能謀人而保安其所居者，如此之人，我則敍其勤勞而欽敬之，非此，我不也。盤庚此言，蓋以前此富家巨室，所以不肯遷，皆緣總於貨寶，故安土重遷，今盤庚恐其旣遷之後，復總貨寶，念耿邑之儲，畜怨積於中，而不恤國事，故以好貨自私者，則不用，能厚民生而安養於民者，則用之。如此，則在位之君子，庶幾不敢念前日之貨寶，而盡瘁於國家矣。盤庚告之之意如此，又恐其未明己意，故又告之曰：今我旣進爾而告爾，以我志之所順與不順者，所順者，則旣遷之後，能念國家而施實德於民者也，所不順者，則旣遷之後，惟念貨寶而不恤國事也。盤庚謂我進爾而告爾，以我志之順與不順，我之言無有不敬，未嘗取戲言，故爲爾衆臣者，須當體我此意，不可復總聚貨寶，惟以是

厚民生生之業自用其心。以此而敷布德澤于民。不特今日行之而明日則變之也。長任此心而不變。可也。故曰。式敷民德。永肩一心。蘇氏謂。盤庚遷都。民怨誹逆命。而盤庚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覆告戒。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商所以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自用。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不辨。誠哉。蘇氏之言也。故特表而出之。

尙書詳解卷十四

說命上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夢得說論者多矣。周恭叔謂高宗卽位甘盤遜世朝多具臣。傳說賢而隱于版築之間。一旦舉而用之。天下未盡厭服。故託夢得以旁求于天下。置諸左右。如天所授。則羣臣莫敢疑。然後傳說之道得以行。若不素知其才。而以夢取之。則與後世按符命用人何異。據周氏此說。則高宗之夢非真夢如是。則高宗亦僞矣。以僞待天下。豈所以爲高宗乎。沈光朝則謂高宗之夢。則有之矣。高宗舊勞于外人之賢否。無不知之。則傳說之賢。高宗知之必矣。既知其人之賢。而思有以致之。精神之極。格于上帝。則其所夢。協其所思。不必疑也。後世不必疑其事之怪誕。而美其注意之深。則善矣。據沈氏之說。則是高宗知傳說久矣。欲用而未果。故形于夢。因夢而遂用之。夫人君操用人之柄。患不知耳。苟知。則用之在君。何知之久而用之不果。必形于夢而始用之。若使不夢。則傳說將老死耶。故此二說。周氏大不然。沈氏則近之而非。惟伊川程氏謂高宗至誠。思得賢于夢寐。故眎兆先見。亦不忘于夢寐之間。事有先見者多矣。亦不足怪。至于巫祝亦然。今有人煉誠心而卜。有禱輒應。此理之常。譬如懸鏡。物無不照。亦非此往。亦非彼來。詳考此言。則謂高宗所以夢說者。非高宗先知有說而後思之。思之而後形于夢也。高宗

知欲得賢佐而已。誠心盡于此。則賢夢應于彼。如明鏡非有心于物。鏡設于此。則物自見于彼。此說極善。故序書亦謂之高宗夢得說。則說之得實自于夢也。非既得而思之。然後形于夢也。然則此書之序。必言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者。蓋高宗亮陰。急于圖治。夢想賢士。誠意所通。上格于天。上天界之。喪以賢佐。故高宗遂于夢中得傅說形像。求諸在位而不可得。乃使百官經營。而求諸田野。所謂營求。卽物色求之也。已而果得傅說于傅氏之巖。時說以賢德而隱。代胥靡人築傅巖之險。故百官以像求之。果與形肖。遂聞于高宗。而高宗用之。始立以爲相。終尊以爲師。朝夕與之講論。爲治之大方。學問之要道。史官序其事故。爲此三篇。故曰作說命三篇。必謂之說命。以高宗以言命。傅說。故謂之命。猶問命。畢命之體也。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命。

宅憂。居喪也。亮陰。亮信也。陰。默也。信。默而不言也。史官將序述夢得良弼之事。故推本其所以然之故。謂高宗居小乙之喪。誠信淵默。三年不言。所以不言者。以居親之喪內。懷憂感之情。不暇及于政事。國政皆聽于冢宰。故高宗特盡其慤而盡其信。所以亮陰而不言也。既除喪。則冢宰復厥辟。可以有言矣。而高宗則猶不言。是可以言而不言也。可以言而不言。故羣臣于是嘆而進諫于高宗。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蓋人之有生。孰無天命之性。非明哲則不足以知之。惟能先知先覺。則足以謂之明。

哲既先知先覺。必能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此所以能爲四方之取則也。羣臣言此。蓋謂先知覺能覺後知覺。今高宗以天子之尊。爲萬邦之君。則天下所望以覺其未知未覺也。故羣臣于是又言曰。天子爲君萬邦。百官遵承以爲法式者。實人君也。百官所遵承者。既在人君。故人君有言。則可以爲教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受其號令。今高宗既免喪。新卽大政。則出言以聳動萬方。正其時也。而乃猶未發言。宜羣臣所以以此進戒也。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羣臣既怪高宗除喪之後。當言而不言。進諫于王。故高宗于是作書以告之曰。我既除喪。非不欲言也。但我自念以我一人。表正四方。實恐德之不善。無以率天下。故未敢言。但恭敬淵默。沉思治道。庶幾有德而後言。已而思之。既深。誠感上天。果然于夢寐之間。見上帝其賜以良弼。將以代我出言。而令四方。則我之不言。非不言也。有所待而後言也。既告以上帝賚良弼之說。于是乃審度思念其夢中所見之形像。俾之以夢中所見圖。以爲形。徧求于天下。果于傅氏之巖。得其築堤之人。名說者。乃與此形相肖。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殷本紀。是時說爲胥靡。築于傅險。胥相也。靡隨也。胥靡。蓋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傅說賢人。身不坐罪。爲胥靡人。代築以供食耳。時傅巖之下。通道所經。有水壞道。故嘗使胥靡人築護之也。高宗卽得說于傅巖。與夢象相肖。于是既立以爲相。又置之左右。蓋以冢宰而兼師。

保之任也。如君奭之序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則周召之相成王，不特統百官均四海而已。又處左右爲師保而輔成君德也。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既用傅說爲相，又置諸左右，使居師保之任，故此遂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蓋大臣事君，當先立其大者，不當屑屑于小節。孟子曰：仁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則所謂大人者，豈非格君心之非乎？高宗惟深明乎此，故其命傅說爲相，未嘗言及于政事，而先處之以師保，且命之使朝夕之間納其誨言以輔翌我之心者，蓋正君之國定，此正所謂先立乎其大者。高宗既命傅說，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故又託微意設喻，見其所以望之者如此其急，其意蓋謂：金欲成利器，則不可以無礪，巨川之患欲濟，則不可以無舟楫，大旱之世欲蘇苗稼，則不可以無霖雨，金欲成器而無礪，則鈍，巨川無舟楫，則不可涉，大旱無霖雨，則苗稼不可蘇，此三者皆望之切而賴之深，欲傅說之納誨也，其意激切，故言之不足，設喻託意以盡其情耳。其所以重復言之，非有他意也，或者見其有此喻，乃從而爲之說，以爲每句皆有所託，故王氏乃謂：若金用汝作礪者，使之治己也，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者，命之使濟難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者，命之使澤民也，是皆附會穿鑿以求高宗之意，據此上文，言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下文言啓乃心沃朕心者，則是高宗于此其與傅說言者，大抵欲成就其己。

德而已。未及乎濟難澤民也。惟高宗設上三喻。皆欲傅說濟己所不逮。故繼之曰。啓乃心沃朕心。蓋欲傅說念前三喻。盡發其心之所蘊。有犯無隱。朝夕納誨。而沃我之心也。沃如水之沃物。蓋渴其言甚久。故望其沃我也。高宗既欲傅說啓乃心沃朕心。又恐其未出于忠言正道。故又設譬以告之曰。必欲沃我。當用忠言正論。甯使苦言難入。不可諂諛以求媚。譬如藥之救疾。若不苦口服之。至于瞑眩而瞶。則不足以愈疾。當用直道。甯以直道見疏。不可以邪道取媚。譬如徒跌而行者。常視平地而行。若弗求平地。而乃求于速至。遂由邪徑而蹈澗絕崖。則非徒勞力。亦以傷足。故傅說之沃高宗。所以必貴乎用苦言直道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高宗上既責傅說。使之盡啓沃之心。如藥必苦口。跪必視地。故此又責之。使與王朝之臣。同心協力。俱盡啓沃之誠也。蓋傅說既作相。而總百官。則自卿士而下。皆其屬也。故高宗于此。必欲傅說與其僚屬。無不同心協力。以匡正汝君之心。而欲成其德。使其君率循上古先王之道。迪我高后成湯之德。以安天下之兆民也。故曰。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林少穎謂。上言先王。蓋指商已前之王。天下者。下言高后。蓋指成湯。若康誥言往數求于殷先哲王。別求聞于古先哲王。則此言先王。爲成湯已前之賢王也。明矣。高宗既以其所以期望傅說者。反覆告之。故此又嗟嘆而勉之曰。嗚呼。我之命汝。言已盡矣。

汝誠能敬我是命。則我之德庶幾有終矣。汝可不勉哉。故曰欽予時命。其惟有終。高宗既再三責望如此。故傳說于是以其啓沃之辭而復于王。此復于王。在荀子所謂大忠以德復君之復同。蓋前託作礪舟楫霖雨。以見其望之之切。故說之復王。亦託木從繩。以見后從諫之意。蓋木之生也。有曲有直。豈能皆正。惟從繩墨之彈畫。則作爲大用。無不正者。亦如人主所行。豈無善不善于其間。惟能從諫弗拂。則善能遷。不善能改。斯足以成其主德。惟人君能從諫而成其德。則人皆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况在朝之臣。豈有待命而後諫者。雖不命。亦將承上意以納諫。如是。則誰敢不敬順上命者哉。傳說言此。蓋喜其君許之以言而不諱。故說亦頗罄其言而無隱也。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周官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則總百官者實宰相之職也。高宗得說。爰立作相。實命之使總百官也。說既承王命而總百官。故于是嗟嘆而進戒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蓋天之所以爲天者。純亦不已。故明王于是承順其道。體其不已之意。而建諸侯之邦于外。設天子之都于內。于邦則立諸侯以治之。而謂之君公。于都則立天子以治之。而謂之后王。猶以爲未也。又各爲之命。大夫與衆官之長。以承奉于諸侯天子。而共致其治。凡所以如是。豈欲肆爲逸豫。而以位爲樂哉。惟欲體上天日新不已之

道。協心戮力以治斯民而已。傅說此言。蓋欲高宗與己共憂勤以圖治。不可謂夢帝賚予良弼。其代子言。欲以事盡付之傅說而已。不復加之意也。林少穎謂天子宅憂。百官總已以聽。家宰三年。既除喪。然後天子親政。此禮之常也。今高宗既免喪。而猶不言羣臣無所稟令。懇請甚堅。而高宗乃謂夢帝賚予良弼。其代子言。其意蓋欲終不言。而求其良弼以代之也。故既得說。則命百官總已以聽之。若其宅憂之時。無復致疑其間。故史官推本其意而言。惟說命總百官也。余謂少穎此說。固似有理。要之總百官亦是宰相常事。如周官言統百官。均四海。則宰相未嘗不總百官。雖不必泥于百官總已之文。亦可也。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傅說上既言高宗以明王奉若天道。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故此遂言明王所以奉若天道者無他。惟在憲天聰明之德而已。蓋天之聽也不以耳。而以民之聽爲聽。故聽而合天下之公。天之視也不以目。而以民之視爲視。故視而亦合天下之公。惟天之視聽本乎天下之公理。故人君誠能法天之視聽。以爲吾之聰明。惟視聽無私。而聞見達于天下者。日新而已。豈復有逸豫生于其心哉。惟人君既憲天之聰明。日新其德于上。則臣莫不欽若而稟其令。民莫不從乂而向其化矣。此豈人君求其如是哉。天以民爲聰明。君能憲天。則君之聰明亦民之聰明也。以民之聰明而臨御于臣民。則欽若而從乂亦自然之理也。傅說既言人君聰明當法于天。故又言賞罰之用尤不可不謹。蓋天之所以聰明。不過命德討

罪人君子命德討罪之際。能以公心處之。不以私意撓乎其間。則雖未嘗屑屑然求合于天。而聰明自與天無間然矣。此傳說所以既言人君憲天聰明。則臣欽若。民從乂。而又繼以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蓋人君言出于口。則爲命。一命受爵。再命受祿。三命受位。苟口之所命者非其人。則適足以自取羞辱。故曰惟口起羞。甲冑所以被子身而禦寇也。無故而被甲冑。則適所以自致寇戎。故曰惟甲冑起戎。此二句。蓋傳說言命德討罪不慎。則其失如此也。既言其失于上。故遂言人君所以命德討罪者。惟當使衣裳在笥。干戈省厥躬。可也。蓋口起羞。故衣裳甯藏于笥。不可輕以予人。甲冑起戎。故用于戈以加于人。不可不省躬無罪。然后致討。此蓋言賞罰之用。禍亂之所萌。而其施之則不可不慎也。賞罰之用。既如此之重。故王惟能以此二者爲戒。信此二者誠不可輕信。則賞罰之行。皆當功罪。而無不明矣。無不明。則設施無不善。故曰乃罔不休。林少穎謂甲冑干戈。皆兵器也。自其被子已而言之。則謂之甲冑。自其加于人而言之。則謂之干戈。此語法也。其說亦有理。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醕。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自此以下。又告高宗以爲政之要術也。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此告高宗以任賢使能之事也。治亂之本。在任官之當不當。故人君欲官其人。必其人之能。可任是官者。然

後官之不可以私愛而官之也。既官而使之矣。又欲賜之以爵。必其任官之後。有以賢于人而實有德者。然後爵之。不可以惡德而進之也。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所謂官者。蓋使之居卿大夫士之官。而以治其事也。所謂爵者。蓋既居其官。又賜以卿大夫之爵也。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告高宗以舉善之方也。蓋人君欲有所爲。必審慮于心。果善矣。然後動。不可以不善而妄動。既善而可動矣。則又當度其時之可爲。然後爲之。則爲之而成。動之有功也。蓋不善而動。固不足以成功。既善而動。不以時。則亦不足以成功。如裘葛之施于體。飲食之充于口。其謀誠善也。倘夏而裘。冬而葛。則用非其時。雖善無補于體。渴而食。饑而飲。雖善無益于口。此傳說所以必欲慮善以動。而動又必以時也。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此告高宗以不矜不伐而享國盈成之業。善者人之所固有。智愚賢不肖皆有之。何足夸哉。惟不知善之爲善者。斯善矣。苟稍有寸善。侈然自大。若人皆不能而我獨有者。則所有亦小矣。豈所謂善之善者哉。宜其喪厥善也。能者。能是事也。如禹能水。稷能穀。是也。然禹稷豈知其爲能哉。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故不忍坐視其溺。而疏決百川。禹初不知其爲能也。惟不以爲能。故能以成功。稷思天下有饑者。猶己饑之。故不忍坐視。而播百穀。稷亦不知其爲能也。惟不以爲能。故能成功。使禹稷自以爲能而矜之。則胷中亦小矣。豈有小器而能載大者。此其所以喪厥功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告高宗以豫備不虞。治不忘亂之事也。事事者。非一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者。謂事雖不一而皆有備也。惟事事有備。則危亂之釁無自而生。此有備所以無患也。一說又謂。事事者。從

事于事。則乃能有備。有備則無後患。此說亦通。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此告高宗以遠小人樂聞過之事也。蓋君子得寵則恭。小人得寵則侮。然小人于君亦本不敢肆陵侮之心。惟人君自開寵嬖之門。以幸小人。則小人始敢侮上。是啓寵乃所以來小人之侮也。人誰無過。過不憚改。則善矣。苟有過而恥之。則人之指摘其過也。必不能無媿。遂致文飾其過。殊不知文飾小過。乃所以遂成大非。此傳說所以又欲無恥過者。恐恥過則文過。文過則作成其非故也。傳說自此以上。其深思熟慮爲高宗謀者。無所不至。故又總結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醕。蓋言如上所云。其所慎者可謂衆矣。然其本則在人主先正其心術而已。故傳說必欲高宗惟厥攸居。蓋居者有所主于中也。中有所主。則發于政事。必不駁雜。所謂政事。卽上所言者是也。此正所謂一正君而國定矣。傳說上既告高宗爲治大要。反覆迪導其心志。旣以盡矣。于此又念高宗心術猶有黷于祭祀之失。若高宗彤日之戒。則黷于祭祀可知矣。惟高宗所蔽在此。故傳說于是又告之曰。祭不欲疏。亦不欲數。惟疏數得中。則善矣。苟不得中。而徒以數祭爲厚于鬼神。則黷于祭祀矣。黷于祭祀。則雖曰敬之。乃所以爲不敬也。然黷祭祀所以謂之不敬者。以禮煩則紛亂而難行。故施于事神則難以格其來享也。故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張彥政謂自明王奉若天道。至政事惟醕。所以長善也。黷于祭祀以下。所以救失也。此說是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傳說上既反覆以治道之大原。君術之至要告高宗。故高宗于是言旨哉。以味其言也。蓋高宗得傳說。虛心屈己。篋聞至忠之誨。爲日久矣。至是而聞所未聞。理義悅于心而無厭。故遂言旨哉。以美之也。旨美也。古人于飲食之美者。以旨言之。若言君子有酒。旨且有是也。蓋高宗聞說言如美味。說口饜飫充足。故曰旨哉者。味之深也。既味其言矣。于是呼說而告之曰。爾之所言。我當佩服而行之。苟汝不善于所言。則我雖欲聞而行之。不可得也。故曰。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高宗既許傳說以行其言矣。于是喜其諫之行。言之聽。遂拜手稽首。盡敬于君。勉以行之之難。而冀高宗不倦以終之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則所貴乎知之者。惟欲其行之而已。知之不能行。則與我爲二。雖嘉謀日接于耳。是他人物。非己所有也。知而行之。則與我爲一。凡嘉謀接于耳者。皆能躬行之。能躬行。則善皆其所有也。惟知之非艱。而行之惟艱如此。故傳說所以告高宗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也。然行之惟艱矣。苟能一日用其力。則亦何難之有。凡高宗之于傳說。已許以乃言。惟服。則是非特知言之善。而又欲以必行也。故傳說于是又言。王誠不以行之惟艱。則信能合于先王之成德矣。蓋湯所以能成就其德。惟以從諫弗拂。先民時若。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而已。今高宗誠能不以行之惟艱。則是能合成湯之用心。高宗能以成湯之心爲心。則于傳說之言無所不行也。言既無所不行。則人皆輕千里而告以善。况在朝之臣哉。傳說所以又言。王能行而說不言。則說有咎也。故曰。惟說不言。有厥咎。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上二篇既言傳說爲相而說反覆告以治道故此又以學問之事資于說焉來汝說者呼使來將告以願學之意也台小子舊學于甘盤者高宗自謙而稱我小子昔嘗學于賢臣甘盤也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者此又高宗告說以學甘盤不克終之意也但此有二說二孔則謂高宗爲王子時既學于甘盤而中廢業遜居田野後入居于河又自河往亳蓋是高宗父小乙欲使高宗知民艱苦故使居民間既廢業而居民間遂無顯明之德故謂之暨厥終罔顯此說本無逸之言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故以遜于荒野爲爰暨小人之事蘇氏則謂武丁爲太子時學于甘盤及卽位而甘盤遜于荒野武丁使人迹其所往則居于河濱自河徂亳不知所終武丁無與共政遂相傳說此說則以遜于荒野爲甘盤之遜二說不同林少穎則以謂當從蘇氏沈博士則謂當從二孔以今考之孔說有據故當從之高宗既謂我初學甘盤後來既遜在民間與甘盤異處後終至入亳卽位迄無顯明之德故今日所以有望于傳說訓迪其志蓋高宗之志在于成就其德故欲傳說啓迪其志意而引之當道也高宗既欲傳說訓于朕志故又指物興喻以見其願學之志蓋酒非麴蘖不成羹非鹽梅不和猶人君雖美質必得賢輔導乃能作聖作酒者麴多則太苦蘖多則太甘麴蘖得中能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于君不可上下相同當以柔濟剛以可

濟否。則左右規正。其君之德乃和也。今高宗之意。正欲傅說匡其不及。將順救正。如酒人羹人以甘苦。鹹酸相濟成味。故既以酒醴和羹爲喻。于是又繼以爾交修予。罔予棄者。蓋欲其可否相濟。以輔予不逮。終始相助。不可復如甘盤之中棄也。高宗既望傅說以可否相濟。故又許必行。其言曰。予惟克邁。乃訓。蓋謂爾誠能交修我而不棄我。則將佩服汝言而力行之。不敢失墜也。一說又謂。諭以酒醴之待麴。棄所以望傅說之發其未有也。諭以和羹之待鹽梅。所以望傅說之和其既有也。說雖善。而牽合。故不從。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數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高宗上既以學問之事資傅說。故說于是遂告高宗以學問之說焉。孔氏以此言王人。猶云王者。少穎謂以王人爲王者。無所考據。按王氏謂此言王人求多聞。乃傅說稱王而告之曰。人之爲人。貴乎求多聞也。此說爲善。如禹告舜曰。帝光天之下。亦是稱帝而告之也。蓋傅說既承王命。資以學問之道。故說于是稱王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乎多聞之富者。非欲苟知之而已。蓋將以建立政事也。然雖務于多聞。以建立政事。而所聞又有正有邪。有是有非。雖多聞。而皆淺近不根之語。又何益哉。故于是又言于王曰。人之求多聞者。固欲建事。又必學于古訓。則多識前言往行。故發于政事。必有所獲。如三代得天

下以仁。故所獲乃至于卜年卜世之長且久。苟徒務多聞。必欲窮耳目之所不及。以爲多。而不能師法于古。又安能享卜年卜世之永哉。此傳說所以言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也。傳說既言學古則有獲。不師古則不能永世。故遂以告高宗。以學古之方。蓋爲學之道。不可自是。不可自怠。惟順其志。凡告以善者。皆樂從之。而不拂。務時敏。而朝夕于斯。不敢少懈。則凡有所修者。無不從欲而至。我欲仁而仁至者。厥修乃來之謂也。既所修從欲而至。又不可謂爲善止此而已。又能懷此遜志時敏之誠。不敢少怠。則道積于其身矣。若夫以道教我者。特學之半耳。豈可謂道盡于此哉。但能因師之所言而逆其所未言。則其功全矣。故傳說于是又告高宗曰。教我特學之半耳。惟因其所教。而吾自能始終有常于學。則德日益而不自知矣。德日益而不自知。則又深于道。積于躬。蓋道積于躬。則猶有可見之迹。惟日益而不自知。則德與我爲一。不知德之爲我。而我之爲德也。傳說言此。蓋謂爲學之道。不可求全于師。惟在因師而自得其德。蓋不欲高宗取足于師。而欲其深造于自得也。傳說既告高宗。以爲學不可取足于師。而在乎自得。故又告之曰。今王必欲盡學問之道。不必他求。但鑒視先王成湯。所以爲學之成法。而躬行。則所謂學古而克永世者。斯無過矣。蓋湯學于伊尹。自有成法。高宗但鑒視之。則無過矣。高宗既能學古而舉事無過。則傳說用能欽承其德。而廣求俊乂。以列于庶位。而共致其修輔之功也。故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

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尙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傳說上既告高宗以學問之道。故高宗于是嗟嘆其言之善而告之曰。我恭默思道。渴于得賢。今既相說。而說又能反覆告我以學問。則自今以往。四海之內無不仰我之德者。乃汝有以鼓舞而動化之也。高宗既言海內仰德。本乎傳說之動化。故遂以股肱爲喻。以見君臣相須。不可相無。蓋人之所以爲人者。以有股肱之助。無股肱。則不得爲人。人主所以能成其聖德者。以其有良臣之助。無良臣。則無以成其聖。蓋君臣相須。義均一體也。高宗既以臣喻股肱。于是又引成湯疇昔所以學于伊尹者。以見其意。先正保衡。謂伊尹昔爲保衡。乃先代百官之正長也。故謂之先正保衡。高宗言此。蓋謂伊尹昔者自畎畝而起。作成先王成湯之德。毅然以致君澤民自任。其在于君。則曰。我不能使君如堯舜之君。則其心愧恥。若有市朝之撻。其在于民。有一夫不被堯舜之澤者。則曰。是我之罪。伊尹所以如此者。蓋伊尹昔在畎畝。常欲使君爲堯舜之君。使民爲堯舜之民。今既任天下之重。故君不堯舜。民不被澤。則自以爲愧。自以爲罪也。惟其自任如此。故能保佑我有功烈之祖成湯。其德足以格皇天。而無以復加。今傳說起于版築。居于冢宰。與伊尹之事實同。故高宗所以亦欲傳說推伊尹致君澤民之心。而庶幾以道顯明輔我。以成堯舜之德。亦如伊尹之相湯。以格皇天。無使伊尹得以獨擅其美名于我商家也。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高宗既欲傳說輔相于己。無異于伊尹之相湯。故又申言君臣相濟之義。謂君非得

賢則無人與之共治。賢非得君，則無人與之共天位。食天祿，君臣相須如此。故爾傳說當須輔乃君之德，使之足以仰繼于先王，而永安天下之民也。故曰：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惟高宗所以責望于傳說者如此其重。故傳說亦喜其仰成之意，于是拜手稽首，盡其敬而欽承之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所謂對揚者，高宗以美命加乎己，故傳說願展盡底蘊，庶幾有成，足以答高宗仰成之意而發揚之也。少穎謂：人君之學，與匹夫異，固不在乎章句訓詁之間。如學士大夫之一藝也，不過學爲堯舜而已。不學堯舜而云學，是陳後主隋煬帝之學，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惟高宗之學，則所謂學爲堯舜矣。蓋伊尹事湯，以堯舜之道事之也。今高宗以成湯自期，以伊尹期傳說，則其所學豈非學爲堯舜乎。此說極善。

尙書詳解卷十五

高宗彤日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高宗之訓。

彤者。祭之明日。又祭也。蓋用以禮賓尸。與行事之有司。凡助祭之賓客。皆預其中也。在商謂之彤。在周謂之繹。蓋有相尋不絕之意。繹。則取其尋繹而復祭也。故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穀梁傳之曰。繹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繹祭之時。必陳鼎于廟中。如絲衣之詩。爲繹賓尸。而作。而其詩言自羊祖牛。鼎及熏。則繹祭亦陳鼎也。明矣。惟繹祭必陳鼎。故高宗祭成湯之明日。方陳鼎。鼎乃有雉自外來。入其廟中。升鼎耳而鳴也。然飛雉所以升鼎耳而鳴者。以高宗之祀常豐于昵。豐于昵。則必殺于遠者。宜其祭成湯之時。必有缺而不備者矣。是故祭之明日。則有野雉飛入廟中。升鼎耳而鳴。夫雉之爲禽。常飛鳴于郊野。今乃于宗廟行禮之時。百執事環列於庭。而徜徉於廟之鼎耳。如在郊野之外。則爲災異也。明矣。此賢臣祖己所以進戒於王。而正救其失。將使之恐懼修省。以銷天變。此高宗彤日與高宗之訓二書所以作也。今二篇惟彤日一篇尙存。高宗之訓。則經秦火而亡矣。林少穎謂書序。漢儒例以爲孔子作。某竊以爲歷代史官遞相傳授。以爲書之總目。至孔子因而次第之。非盡出於孔子之手。且如此篇。正經但言高宗彤日。未嘗言祭於何廟。但言越有雉雊。未嘗言鳴。

於何處。而此序則曰。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此非常時史官所錄。何以知其成湯之廟而鳴於鼎耳乎。苟非舊史所傳。則孔氏亦安能以其意而臆度於千百載之下乎。此說亦有理。故特存之。高宗彤日。高宗彤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盥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上言高宗彤日。乃揭其篇之目。書之常體然也。下言高宗彤日。乃史官欲叙祖己之言。以爲高宗彤日之書。故推本而言。謂高宗彤祭之日。有雊雉之異。而祖己進戒於王。使改過修德。故既揭高宗彤日篇目于上。又言高宗彤日。越有雊雉于下也。惟高宗之祀。豐近略遠。于成湯之廟。其禮有然者。上天譴之。野雉適至。于是賢臣祖己。推原其所致之由。以進戒于王。然將戒于王。故先自言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然後乃訓于王。正厥事者。有二說。先儒謂。有道之主。當變異之來。正其事而變自消。其意謂是商先世有道之主。每遇災異。惟正其事以消去之。如成湯遇旱。以六事自責。太戊遇桑穀之異。嚴恭寅畏。以引災。今祖己亦欲高宗正其事。如成湯與太戊。則可以變災爲祥。蘇氏則謂。釋祭之日。野雉鳴于鼎耳。此是神告王。以宗廟祭祀之失也。故祖己言當先格王心之非。蓋武丁不專修人事。而欲以數祭媚神。且又豐于親者。敬父薄祖。故祖己往先正之據。蘇氏則謂。祖己將諫。故先言當格王心之非。使正其事。此格。如孟子所謂大人格君心之非。二說皆通。然以上下文勢觀之。則蘇氏之說爲長。蓋下文言乃訓。

于王。則是此言惟先格王正厥事。乃是祖己將訓諸王。先自言今日之事。惟當先格王非心。使正其事。然後進諫于王。自天監下民以下。所謂格王正厥事也。祖己既欲先格王心之非。以正其事。于是乃訓于王曰。惟上天監視下民。其吉凶无常。而常在于義。合于義。則天降百祥。而年至于有永。不合于義。則天降百殃。而年至于不永。惟其行事有義有不義。故降年有永有不永。然其所以不永者。非天意固欲天民而絕之也。民之不義。自中絕其命也。惟民之不義。自絕于天。故民有不順其德。不服其罪。而恣行不義者。天雖有孚信之命。降之災異。以格正其德。使之恐懼修省。而爲之民者。乃頑然無知。且曰天命其如我何。此天命所以卒棄之而不念也。祖己言此。蓋謂惟民至愚。于所爲不善。天降災異。則不能恐懼修省。豈可以人君之尊。于天降災異。亦不能恐懼修省。而無以自別于愚民哉。欲格君心。乃言民事所戒在此。所言在彼。可謂善于納諫而優柔浸潤以入之哉。祖己既旁引詳說。告于高宗矣。于是嗟嘆明告以豐于近廟之說。嗚呼。嘆辭也。祖己謂人君無常職。所司者代天敬民而已。則代天敬民者。皆天之胤嗣也。若祖若父。皆是天子。豈父親而祖疏哉。又豈可豐于父而薄于祖哉。凡祀之常典。蓋不可豐于近廟也。不可豐近廟。而高宗豐之。宜乎雉之不虛來也。宜乎祖己進戒之不能自己也。林少穎謂逸書與見存書同序者。若肆命。祖后與伊訓。同序。高宗之訓。與此篇同序。孔氏于伊訓篇末。既加肆命。祖后四字。以見篇次當在是。遭秦而逸。至此篇末。乃不引高宗之訓四字。以見篇次當在此者。或傳世既久而失之也。

西伯戡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據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而獻洛西之地，然後紂賜之弓矢鈇鉞，使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命于紂，得專征伐，故諸侯有爲不道，文王遂稱兵以誅之。黎乃諸侯之國，史記以爲饑，大傳爲耆，在上黨壺關，乃朝歌之西境也。其地密邇王畿，其君黨惡于紂，虐用其民，故文王爲民稱兵伐之。初無心于伐紂也。而殷乃咎惡于周者，非惡文王有伐紂之心也。紂時諸侯相助爲惡者多矣。今黎國既以爲虐爲周所伐，周德及黎，則天下之困于虐政者，皆將相率而歸周。紂雖不亡，不可得也。此殷所以惡周也。然殷所以惡周，非舉般人之皆惡也。祖伊知殷亡，故惡之耳。史記言祖伊聞之而咎周，此說是也。乘勝也。以乘，駕有加陵之意，故知乘爲勝也。此序必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者，言殷之所以咎周者，以周之勝黎。勝黎則舉天下之民，困于虐政者皆歸之。雖文王顧君臣大分，有不忍爲，而天命人心所迫，必有不能已者。故也。若湯之興初，無革夏之心，爲民伐葛，則東征西怨，南征北怨，雖湯有不能自己，此祖伊所以震恐而奔告于受。言黎既勝，則民心歸周，而天下非殷有也。故史官錄其言而作西伯戡黎之書，胡益之乃謂周欲伐商，以黎當所伐之道，故先乘之。乘者，襲也。噫，果如益之此說，則文王已有伐商之心矣。所以服事商者，孔子欺我也。至林少穎則以西伯爲武王，亦弗之思也哉。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

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
肇。今王其如台。

上言西伯戡黎。史官題其篇之目也。下言西伯既戡黎。乃史官推本祖伊所言之由也。蓋文王以西伯
專征黎侯之不道。既戡伐之。祖伊知戡黎之後。代虐以寬。民必去商歸周。于是震恐奔走而告其王商
受。書序孔子所言。故稱受。此是當時史官所錄。故言王。然商受又有言商紂者。蓋受與紂音相亂耳。後
世乃謂諡法殘義損善曰紂。此蓋見其惡爲作惡義也。祖伊告王之意。蓋謂周既戡黎。民知其有去殺
勝殘之美。必靡然歸之。民歸則天必與。天既與周。則商之天命必訖盡矣。故言天既訖我殷命。稽于至
人之言。考于元龜之占。皆無敢言我商家之吉者。則其凶可知矣。商家喪亡之證既如此。此非我商先
王自成湯而下諸賢王不相親我後人也。乃王自以淫亂戲怠之事自絕于天。故天因而棄絕于我。天
既棄。則喪亡無日。雖有粟而不得食。故曰不有康食。言其不得安坐而食也。雖有父子之天性。亦不可
保。故曰不虞天性。言雖有周親。亦不可度其能保也。先王貽後王之典法。後王所當率循也。今既喪亡
無日。則已不得爲天子。雖有可率之典。亦不遵迪而行之。故曰不迪率典。惟紂在上。淫戲不道。上天絕
之。至于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則斯民何賴焉。汝今日我商之民。無不欲商之喪亡。且曰。紂之
殘虐。天何不降罰于紂。而使之喪亡也。夫紂之無道如此。威罰之降。理所宜得。今乃未降威罰。是天之
大命。乃不猛摯。而徒姑息以容之也。故曰大命不摯。此蓋欲其亡國之切。故呼天爲言。冀其威之降速。

也。民既呼天而言。謂紂罪如此。天不降威。是天命之不摯。故又言。今紂已失君道。而民心已離。雖尙處君位。已無如我何。蓋欲天之必罰無赦也。此乃祖伊卽民言以告紂。冀其知畏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祖伊上既極其鯁直不諱之言。實望商紂之恐懼修省。而紂乃恬不以爲意。方且嗟嘆而言曰。我之生。其修短之命。受之于天。民之怨我。其如我可。祖伊知其不可以口舌言語感動。故反身而出。語于人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蓋謂紂之罪惡。皆參列著見于上天。天已降監。欲誅絕之。今乃不自責己。乃責命于天。謂我生修短。天命已定。雖人心不歸。而天命足恃。是何頑然而不可訓告也。故祖伊于是直言其必亡之狀。謂殷今卽日喪亡。皆視爾所行之事。爾豈免誅戮之禍于爾邦哉。故曰。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蘇氏謂。不無戮于爾邦。乃祖伊謂紂罪如此。雖邦人猶當戮汝。而况天乎。此說亦通。孔氏乃謂反曰爲反告于紂。此說不然。蓋此數語皆忠直激切之甚。使紂聞之。必嬰比干之誅。故當以此反爲反身而出也。林少穎謂。詳考祖伊所以告紂者。蓋以周師乘黎。其勢必不利商。及考其告之之辭。則其論自絕于天。與商民莫不欲喪。及諫不聽用而出。又卽言殷之卽喪。指乃功。始終曾無一言及周將伐商者。其意蓋欲使紂不自絕于天。則周將終守臣節。以事殷。豈殺伐之耶。是知商之社稷。其存亡禍福。惟在紂之能改過不能改過而已。至于周之戡黎。雖足以推殷之必亡。而殷之所以亡。則

不在是也。故祖伊爲力陳天人禍福存亡之理。以冀紂之改過。不及周之將伐殷也。此說極善。
微子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按呂氏春秋。紂母生微子及仲衍。時尙爲妾。改爲妻。而生紂。紂父欲立微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子。乃立紂。而史記亦謂微子。殷帝乙之首子。紂之庶兄。則微子。紂之母兄也。至孟子。乃謂以紂爲兄之子。而有微子啓。則微子乃紂之叔父。二說不同。考微子之命。言殷王元子。則微子誠紂庶兄。非叔父也。紂于是時暴虐不道。于人事皆顛倒錯亂。無有所統。人事既如此。故天命亦皆分錯。如此篇所陳。皆是紂錯天命之事。紂既錯天命。微子知其滅亡無日。情迫于中。不能自己。于是以其喪亡之事。誥于箕子。比干。各欲行其志。故此序所以言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父師。蓋箕子也。卽太師也。是箕子時爲三公也。少師。比干也。時爲三孤也。此篇亦有箕子之言。而序獨言微子作誥者。箕子之言。因微子告之而後發故也。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西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子。顛隳若之何其。

上言微子。題其篇之目也。下言微子若曰。史官記微子之言也。林少穎謂。凡言若曰者。史官述其大指。

而以己意潤色之。不必盡具當時之言也。此說亦有理。蓋微子以紂錯天命。知商必亡。故呼父師箕子。少師比干。而告之曰。我商家社稷危亡之徵。已不復能治正四方矣。何以知之。蓋我成湯勞苦艱難。由七十里。有天下。其致力而行。遂成其功。昭然陳列在上。在後人者。正當勤勞以守之。而我王紂。乃沈酗于酒。以敗亂成湯之德于下。沈。謂迷于酒。若沈于水也。酗。謂飲酒醉而發怒也。成湯艱難如此。而紂乃淫亂如彼。天下豈有不亡者哉。紂既淫亂。故殷之臣民皆染紂之惡。無小大皆好爲草竊之事。以爲奸于外。爲宄于內。草是苟且之辭。蓋苟且而竊盜也。然非特在下者如是而已。雖上而六卿與庶士。亦皆相師效爲非法度之事。惟其以非法相師。故下之有辜罪者。彼皆不敢糾正。而有非常不獲正其罪。蓋上下相蒙。卽泰誓所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者是也。惟有罪者不獲正其罪。故小民之被其害者。積其憤氣而不得伸。方將興起而共爲敵仇。民既不和如此。則天下乃土崩瓦解之勢也。故殷之淪喪。若涉大水。無有津涯畔岸。無復可救之理。惟其不可救。故微子所以知殷之喪亡顛越。必在今日。不能久也。故曰。殷遂喪。越至于今。微子既知殷之喪。越必不能久。于是又呼箕子比干。而與之謀曰。我商危亡如此。我念之。不覺發其狂疾。吾一家今皆耄亂不堪。直欲遜走于荒野。以寫我憂。言昏悶之極。置身無所也。今愁悶既如此。爾父師少師。乃無指意告我。我不知商家之顛越隕墜。將若之何。故曰。顛隕若之。何其其。鄭氏謂語助也。讀曰。姬與檀弓何居同義。漢孔氏作如字。讀若之。何救以其說不若。鄭氏爲長。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與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拂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

犧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又讎斂。召敵讎。不忘。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隳。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微子既言所以憂商家之顛隳者。以謀于箕子比干。于是箕子呼微子爲王子而告之曰。紂淫亂如此。乃天降酷毒之災。以荒商邦。而紂又方且興起沈酗于酒。肆然無所忌憚。雖有可畏之事。而亦不畏之也。如西伯戡黎。祖伊恐而奔告于紂。而紂乃以爲我生不有命在天。豈非乃罔畏畏乎。非特不畏所可畏。又拂戾其耆老尊長之人。與夫舊有位之賢。皆不聽從其言。紂既無忌憚如此。故殷民化之。亦無忌憚于祭天神地祇之犧牲。用乃攘竊之。遞相容隱。將而食之。故雖如此。而略無災罪以及之者。此又致民之無忌憚也。色純曰犧。體全曰牲。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皆祭天神地祇之用也。箕子既言商之君民無忌憚之事矣。故又言我下視商民。紂所用以治者。皆無善政善教。大抵重斂而與之爲仇讎。惟其重斂而與之爲仇讎。故民皆讎之。此所以自召敵讎。曾不懈怠也。惟君臣上下之間。其恣行不義。罪合爲一。故善良之民。多有瘠病。無有詔而救之者。箕子既言商之淫亂如此。故又言我今日亦難于進言。亦難于出走之意。謂商今日喪亡之災如此。我若以其災之故。興起而諫紂。紂必不聽。非特不足以救其亡。亦徒自取禍。然既不可以諫。亦不可以去。故又言商若果淪喪。我亦守節不屈。又豈可出去他國。事二主。更爲臣僕哉。但詔教微子出而遯逃。乃合于道。蓋王子出走。所以合道者。以我舊時常帝乙

之世。言欲立微子以繼帝乙之後。微子既不得立。而紂與我二人皆有嫌隙。既有嫌隙。故知我舊之所云。實刻害子。子不可不出也。微子不出。則紂終必戮之。戮微子。則我商家顛越墮隕。不可復存矣。蓋微子帝乙庶子。統緒相承。故箕子有望于微子也。箕子既不出。而微子不可不去。故又告之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靖。謀之而善。行之而安。謂之靖。箕子謂或去或留。各自爲謀。使其謀盡善。行之而安。可以獻于先王。而一無所愧。則至矣。不必一于去。一于留也。我之所謀。以誓與商俱亡矣。豈復顧爲出行。遯走之事乎。故曰。我不顧行。遯。微子作誥。以告父師少師。惟父師有言答微子。而少師比干不言者。其說有二。謂人臣之義。莫易明于死節。莫難明于去國。而屈辱用晦者。亦難辨。比干死無足疑。故不以告人。箕子微子則不免有云。重去就之義也。一說謂微子作誥之時。比干已死。此言父師少師。旣以告箕子。又以是告比干之靈。箕子尙存。故答以言。比干已死。此不言也。二說皆通。故並存之。林少穎謂說者往往謂微子遁而歸周。以存宗祀爲孝。此殊非微子所以自靖也。微子之始去商。姑欲避禍自全。待紂改過。而宗廟社稷復存。此其行遯之本心也。至于紂惡不悛。爲武王所滅。于是不忍商祀顛隕。抱祭器歸周。以請後。此蓋出于無可奈何之計。亦非本心也。此說極善。

